

M&N偵探社

將惡魔逼入絕境吧！

MとN探偵局 悪魔を追い詰めろ！



M&N偵探社

將惡魔逼入絕境吧！

MとN探偵局 悪魔を追い詰めろ！



將惡魔逼入絕境吧！

MとN探偵局 悪魔を追い詰めろ！

赤川次郎 著
Akagawa Jirō

目錄

尋找犯人的犯人

1 叫聲 7
2 逃亡 21
3 通緝 35
4 交涉 48
5 被逼入絕境 62
6 奇妙的組合 74
7 影子 88
8 包圍 103
尾聲 122

將惡魔逼入絕境吧！

1 墜落 127
2 M與N 133
3 元氣之素 143
4 同志 154
5 寡婦 167
6 襲擊 177
7 絕望 192
8 甩耳光 204
9 行凶 217
10 瞬間的可趁之機 230
11 棺窗 240

尋找犯人的犯人

1 叫聲

慘叫聲響起。

「——發生什麼事了?」哲郎抬起頭說道。「喂!健二!你聽到什麼了嗎?——喂!健二!」

哲郎回頭去看,不由得咋了咋舌。接著,他巧妙轉腰扭動身體,打落了健二耳朵上的耳機。

「怎麼了啦,大哥!我心愛的隨身聽會被你弄壞啦!」

「你也差不多一點!」哲郎瞪著他說。「有人會像你這傢伙一樣在工作的時候聽那種玩意嗎?」

「我很認眞在監視啦!」

健二噘起了嘴。

「剛剛你有聽到不尋常的叫聲嗎?」

「你說剛剛有叫聲？」

「好吧，算了。總之要仔細留神！」

哲郎環顧著周圍。

沒問題，沒看到任何人。

這個停車場正好很適合哲郎他們上工。不但沒有夜間照明設備，而且路燈距離很遠，幾乎照不到這裡。

而且，每輛車的座位內都沒特別上鎖。因爲停在這裡的車輛，都不是那麼高級的轎車，因此沒有人特別裝上防盜裝置。

再加上場地也很理想——對車主來說當然剛好相反。因爲這個停車場停滿了兩棟公寓住戶的車子，而且從兩棟公寓看過來，正好都有看不到的死角存在。

停在這裡的車子，讓人有一種「隨便你想做什麼都可以」的感覺。對哲郎這個男人來說，遇到這種有利的狀況，自然也不會客氣。

「——大哥！」

健二大喊。

「什麼事啦！」

「有監視鏡頭耶。」

哲郎把沉重的鑰匙串弄得叮鈴噹啷響，找複製鑰匙試著開啓眼前的車門，一邊抬起了頭。

「你看，在那裡。」

雖然健二指著的方向光線昏暗，視線不太清楚，不過圍牆上的高處確實設置了監視器鏡頭。

「我們該不會被拍到了吧。」

「用不著擔心。」

哲郎笑道。「我很清楚有監視器。可是啊——放心吧！那只是外形看像監視器，其實只不過空殼而已。就像稻田裡放的稻草人一樣，想要讓人看到鏡頭會感覺怕怕的，充其量只是裝著嚇人罷了。」

「什麼嘛，原來是這樣啊。」

健二露出感到無趣的表情。「我還以爲好不容易可以上鏡頭，所以還特地梳了個帥氣的髮型說。」

「你也太悠哉了吧。」

哲郎苦笑著說。「好好認眞把風，注意大馬路那邊的動靜！」

健二漫不經心地從停車場走往大馬路的方向。

哲郎搖了搖頭，心想健二眞是個靠不住的傢伙。不過既然健二都叫他一聲「大哥」跟在身邊，他也不能撇健二走。

「——好，打開了。」

哲郎會先拿手電筒打光，然後再打開可能會有收穫的車子，而且他也只拿包包或珠寶飾品之類的值錢東西。

哲郎不會像其他人一樣做出不智的行爲，例如沒找到值錢的東西就踹車洩憤。這樣的話，萬一被逮捕了才不會罪上加罪，導致刑期變得更長。

「——OK。」

哲郎低聲呢喃。

車主應該是忘了拿走包包，裡面找到了項鍊和耳環。

因爲哲郎是老手，所以從光澤便可辨識是眞貨還是假貨。

那麼……就再偷個兩三輛車，今天就要收手了。貪婪只會帶來災害。

在走向下一輛車的時候，哲郎的視線往上移動。

上面有監視攝影機——已經仔細調查過了，才不會被那種障眼法給騙了。

臉上露出笑容，準備找下一輛車下手的哲郎，突然看到那台監視攝影機緩緩轉動，不禁一陣愕然。

在動……的確在動！

如果那是只有空殼的假攝影機，應該是不會轉動才對。——可惡！

哲郎行色匆匆地從停車場離開。——如果有人透過那台攝影機監看這個地方，打了一一〇報警，那麼警車就正往這裡而來。不，即使已經抵達這裡也不無可能。

可惡！失敗了！

即使可以成功逃走，那台攝影機已經把臉部照得一清二楚了……

「健二！——健二！」

到底跑哪裡去了？那個混蛋！

哲郎焦躁地環顧四周——健二突然從灌木叢後面出來。

「喂！你在搞什麼，還不快逃！警察就要來了！」

哲郎說完之後衝了出去，可是——

健二卻沒有跟上來，而是一臉茫然地呆立在原地。

「喂！你想被抓嗎？振作一點！」

哲郎說完之後衝了回去，抓住健二的手硬拉著他跑，可是……

感覺手上似乎有什麼黏答答的物體……

「──健二，這是什麼？」

哲郎用手電筒一照，發現那似乎是血液，不禁一陣愕然。

「這是怎麼回事？──你在哪裡沾到的？」

被哲郎抓住肩膀不斷搖晃的健二，似乎終於回過神來。

「大哥……不是我！不是我幹的！眞的！我看到一雙腿，然後，往裡面看了一下……」

「腳？」

哲郎這時候才注意到，在隔開人行道與停車場的灌木叢裡，可以看見白皙的腳踝。

哲郎走近之後彎腰一看──因爲幾乎全身都被塞進灌木叢裡，所以看不太清楚，不過，光從腳踝就能得知多半是個年輕女子。

哲郎小心翼翼地在不碰觸到對方的情況下，用左手壓下眼前的灌木，試著用手電筒照著查看。

連哲郎也在瞬間嚇得面無血色。

眼前這名少女——大約十五、六歲，身上穿的衣服是水手服搭百褶裙。

現在衣物上沾滿了血跡。

刀傷從少女的咽喉、胸部一路延伸到腹部，讓人覺得出血時應該如泉湧般噴濺而出。

「——好殘忍。」

哲郎站起來之後，腳下不禁一陣踉蹌。

「大哥……這——就是所謂的……?」

健二的聲音變得嘶啞。

「大概是吧……總之這件事和我們無關。快走吧!」

兩人快步離開現場。因爲這時如果跑著離開就太顯眼了，因此以稍微加快腳步的方式行走。

「大哥……」步伐蹣跚的健二說道。「我想吐。」

「振作一點!如果不快點逃的話——」

哲郎話還沒說完，健二就蹲到路旁嘔吐去了。

「快點啦!人快來了!」

哲郎顯得很擔心，然後他環顧四周……

就在此時，哲郎最不想見到的場景出現在眼前。——才感覺道路對面有光線閃耀的時後，警車馬上就出現了。

很不幸的，哲郎他們連躲都沒得躲，完全被燈光照到了。

「快逃！」哲郎大喊之後抓住健二的手臂。「快點！」

兩人衝了出去。當然，警車也緊追在他們身後。

「站住！那邊那兩個人，站住！」

透過麥克風發出的聲音響徹四周。

健二的精神還是恍恍惚惚的，不太能跟著哲郎一起逃跑。

「分頭逃跑吧！」哲郎大聲嘶吼，把健二用力推向對面去。「快逃！死命的逃！」

哲郎不再多說什麼，像是希望警車只追著他似的，刻意往顯眼的方向跑。當然，再怎麼跑應該也跑不過警車，但至少能讓健二逃得遠一點。

警車發出刺耳的緊急煞車聲之後停了下來，只見一名警察從車內飛身衝出。那名警察追在健二身後，警車則是繼續往前開，一直追哲郎而來。

雖然哲郎趁機多跑了些距離，但是追他的畢竟是一輛車，所以距離馬上就被逼近了。

即使如此，哲郎還是拚了老命往前衝。——感覺心臟都快破裂了，總之還是往前衝。

當然哲郎也不是認爲自己一定逃得了。但他也只能繼續往前衝。停下腳步之後也沒有時間多想。

哲郎雙眼拚命地往左右看，看是否能抄小路逃跑，不幸的是兩邊都有圍牆。

可惡！是想活活把我輾死啊！

響著警笛的警車不斷逼近。

——已經不行了！

就在此時，突然有輛車轉彎之後出現在哲郎眼前。

在這瞬間，哲郎已經分不清那是現實還是幻覺。

那輛車按起喇叭。車頭燈的光線從正面照射過來，讓他眼前的視線變得模糊。

前面和從後面來的車——

哲郎什麼也沒想，也沒有餘裕多想，是身體自己有了反應。

哲郎不假思索，飛身撲到旁邊去。

在他還沒滾落在路面上之前，便有兩車互撞的聲音響起。哲郎抱著頭滾落在道路上。

野田被搖晃身體之後醒了過來。

「什麼？幹什麼啦？」

野田抬頭往上看窺探著他的明美。

「我沒有要幹什麼啊。」明美微微噘起了嘴。「我是你的『情婦』吧？跟你待在同一張床上是哪裡不對了？」

「這樣啊。——知道了、知道了。」

野田打了個呵欠，「怎麼啦？今天晚上你那邊很忙嗎？」

「電話。」

「找我的？」

「所以才把你搖醒啊，對方說有急事。」明美說道。「是那個孩子，長得很帥的那個……他叫什麼名字？哲男？」

「妳說的是哲郎嗎？」野田起身說道。「那傢伙到底有什麼事？時間都這麼晚了。」

「誰知道呢，直接問他吧。」

明美下床之後，問了一句：「要到那裡去嗎？」

「這樣啊，——那就這麼做吧。」

唉呀呀……四十五歲了，如果不是有女人叫他起床的話，連去接個電話都爬不起來了。

野田點亮檯燈之後，伸手去拿放在一旁的話筒。

在這個地方野田重人基本上都一個人睡。——老婆和小孩都在北海道，很少有機會見面。但這也是爲了安全著想。

說到原因，主要是因爲野田這個企業人士，有著不爲人知的另一個面孔。雖然身邊的防衛很充足，但老實說沒辦法連家人也一起保護好。

相對的，在女人方面也很自由，而且認識野田的人都知道他是情場浪子。明美只是他身邊眾多女人的其中一個……

「——喂。」

野田接起了電話。

「啊——我是哲郎。社長，很抱歉，我把事情搞砸了。」

哲郎的聲音不太尋常。不但說話上氣不接下氣，而且感覺是似乎在躲著誰。

「什麼，怎麼了？」

「我去偷車子裡的財物……結果警車追來了。」

「這情況還真是糟糕，那麼，你成功逃走了嗎？」

「算是……可是，因為我和健二那傢伙走散了，所以他後來怎樣我就不知道了。」

哲郎停頓了半晌之後說道：「好像被防盜攝影機拍到了。」

「你說什麼？真不像你會犯的錯。」

「很抱歉，我不會再和您聯絡，我們就此斷絕關係吧……」

「這樣子啊？——我知道了。」

「我會設法逃走的，然後……」

「然後？還有什麼事嗎？」

哲郎猶豫不決。然後——

「有人來了，我要掛電話了。」然後很快地說了句：「一直以來承蒙您照顧了。」

「嗯，你要小心。」

「謝謝，就這樣。」

哲郎慌慌張張地掛斷電話。

沒一會兒明美就回來了。

「怎麼了？」明美說完之後，又鑽進了大床的被窩裡。

「嗯？——忘了吧。」野田說道。「聽清楚了，有關哲郎的一切都要忘掉。」

明美臉上的表情變得嚴肅。

「所以……情況很不妙嗎？」

「嗯，似乎是那樣沒錯。妳就當成什麼都不知道吧。不用替他作僞證就可以解決了。」

野田摟著明美的肩膀。

「——會死嗎？」

「妳說哲郎嗎？該怎麼說呢，因爲他是個懂得分寸的傢伙，或許眞會那麼做。他會希望自己不會帶給我麻煩，所以他會自動消失的。」

「好可憐，他不是個好孩子嗎？」

「沒辦法，規矩就是那樣。」野田關掉了燈說道。「——睡吧。」

雖然明美又低聲嘟囔了一些話，但是不到五分鐘就睡熟了。

因爲野田已經四十五歲，一旦被叫起床就沒辦法很快再入睡。

儘管如此……總感覺哲郎還有一句話沒說完，到底想說什麼呢？野田對此感到很在意。

而且還有一股討厭而沉重的預感。

然而，野田這樣的預感究竟會不會實現呢……

2 逃亡

紀子作了個夢。

對一個十七歲的少女來說，這是個有點不太羅曼蒂克的夢，夢境是紀子揹著一個陌生男子從火車中逃出來。

火焰猶如有生命的物體般，不斷糾纏進逼，像蛇一樣的長長火舌，一直在紀子的腳邊拚命追趕，想將她吞噬進焰光之中。

地點看起來像是學校，紀子就讀的高中——N女子學園，明明是冰冷的石造建築，卻不知爲何像紙紮的一樣易燃。

紀子在走廊上狂奔。慢慢感覺身上揹著的男人越來越重，紀子的腳步也越來越疲倦，越來越沉重。

就快要倒地了——已經不行了！

紀子腳步踉蹌，膝蓋跪地。就在這個瞬間，她背上的男子砰的一聲掉落至地面上。

「妳做得很好了。」男子說道。「這樣已經夠了。」

——哲郎。

哲郎……哲郎……不要放棄。

還有——還有希望的！

哲郎……

電話鈴聲響起。

紀子迅速起床了——電話？這也是夢嗎？

不是！自己床上枕頭旁邊的電話在響。

因爲這是紀子個人用的電話，只有非常親密的好友才會知道這個號碼。——到底會是誰呢？

紀子看見時針指著凌晨四點，不禁微蹙眉頭。雖然她好友之中有不少人是夜貓子，但是她不認爲在這個時間會打來。

該不會是惡作劇電話吧？——紀子輕輕地拿起無線電話的話筒，按下通話鈕。不發一語地把話筒放到耳邊。

「喂喂。」電話的另一端傳出男子的聲音。

「——哲郎?」

紀子感到詫異。

「把妳吵醒了吧,抱歉。」

哲郎用鬆了一口氣的口吻說話。

「是沒關係啦……只是我剛剛作夢剛好夢到哲郎你,所以嚇了一跳。」紀子揉了揉眼睛說道。「怎麼了?」

「妳那裡沒其他人吧?」

「我的房間啊,沒有其他男人在這裡啦。」紀子笑了一下。

「這樣啊。」哲郎停頓了一下說道:「我們不會再見面了。」

「你……現在說什麼?」

「我想先向妳道別。」

紀子頓時睡意全消。

「發生什麼事了?」

「我被警方追捕,因爲平時做的勾當,偷竊車裡的財物。」

「哲郎……所以你還是別再做案了吧……好嗎?如果去自首呢?我可以拜託爸爸幫你找

律師。」

「我不能讓妳惹上麻煩。——吶，雖然我們交往的時間很短，但是眞的很快樂喔。」

「別這樣——你別再耍帥了。你犯的又不是什麼大不了的罪，反正也只是當小偷而已。你別再亂逃了，老老實實就範比較好。」

「妳還是一如往常的嚴厲。」哲郎笑著說道。

他那爽朗的笑聲讓紀子感到心痛。

「那個叫健二的也和你一起嗎？」

「我們分頭逃跑了。因爲那傢伙很笨拙，或許已經被抓了也說不定。」

「總之啊——逃跑也不會成罪。欸，你也沒有前科，這不是個好機會嗎？不如好好改過向善，趁機和那個叫野田的人斷絕關係吧。」

「我們已經斷絕往來了。我都已經在逃亡了，絕對不能讓警方對社長出手。」

「你眞像個傻瓜一樣，居然在意到那種地方去了。對方到底爲你做了什麼事啊？」紀子對哲郎說道。「算了——這件事以後再說，你現在人在哪裡？」

「之後我會躲起來。吶，紀子。」

「你別叫我忘了你，要不要忘了你由我來決定。」

「我要說的不只這件事而已，事情不是只有發生竊案這麼簡單。」哲郎很快地補充說道。

「你說什麼？你還做了其他案子嗎？」

「不是我幹的。可是……我發現了一具屍體。」健二說道……

「紀子——！」

紀子的媽媽由利，進入廚房兼餐廳之後，看到女兒已經出現在餐桌旁，不由得嚇了一跳。

「早安。」紀子說道。

「怎麼回事？妳怎麼起得這麼早？」

紀子已經穿好學校的水手服，做好出門的準備，啜飲著手上的咖啡。

「我忘了社團還有事。」紀子說道。「我已經要出門了，早餐就不用了。」

「便當呢？」

「我會買麵包所以也不用了——要出門囉。」

紀子喝完了咖啡。

「這樣啊……那媽媽其實也不用這麼早起嘛。」

間近由利今年四十歲。因爲才剛大學畢業就和現在的老公間近聽士結婚，所以現在才有了個千金大小姐風格的女兒。

「爸爸今天會從紐約回來喔。紀子妳應該能回來一起吃晚餐吧？」

「嗯，大概吧。」

紀子站了起來。「那麼——」客廳的電話鈴聲響起。「誰打來的，我去接。」由利衝了過去。「——是，我是間近。——啊，是伊東同學嗎？對，在這裡。妳稍等一下喔。——是小綠喔。」

紀子接過電話。

「喂喂。」

「——紀子？妳聽說了嗎？」

打電話來的人是紀子的同班同學，經常一起結伴遊玩的伊東綠。

「什麼聽說了？」

「那麼，妳應該不知道吧？那個啊，昨天晚上，高一的學妹……有個姓古畑的，妳認識嗎？」

「古畑圭子嗎？她和我同一個社團的。」

「對，那個女孩——聽說被殺了。」

紀子頓時陷入沉默。

「——喂？紀子？妳有在聽嗎？」

「嗯——」

「很殘忍耶，是過路殺人魔嗎？……反正應該是個變態吧。用刀子——總之就是死了。」

「眞是件不得了的事，犯人方面有什麼消息嗎？」

「嗯，據說是有線索了，似乎在附近徘徊的時候被目擊到了。」

「這樣啊……」

「學校今天早上會有一場騷動吧……」

「應該是會吧。」紀子點了點頭說。「那麼就學校見了。」

「紀子，要一起搭電車嗎？」

「今天我有事，所以不會像平常一樣搭電車，不好意思。」

「知道了，那麼就晚點見吧。」

「謝謝。」

紀子回到了餐廳兼廚房之後，「怎麼回事？」由利一臉擔心問道。「我怎麼好像聽到妳說『犯人』？」

「有個一年級的女生……遇上過路殺人魔。」

「啊！」

「結果死了。——那麼，我出門囉。」

紀子迅速地抓了包包，匆匆地快步走向玄關。

紀子的視線迅速地掃視左右。

沒問題的——現在時間還很早，路過的人也很少。

紀子走進小小的公園，坐在板凳上調整呼吸，做了好幾次深呼吸。

秋天早晨。——肌膚覺得有些濕濕冷冷的。

到了中午，雖然感覺被陽光照到會曬得很黑，但是到了晚上卻是非常涼爽。

「哈啾！」

板凳後面突然傳來打噴嚏的聲音，讓紀子嚇了一大跳。

「眞是的!你在幹嘛啦?」紀子出聲之後,被攤開的報紙動了起來。

「唉呀,早安。」哲郎從報紙後方探出了臉。「附近應該沒有可疑的傢伙吧。」

「你這傢伙最可疑啦!」紀子對他說道。「好好坐著!——不只不要把這裡弄髒,還要在這個地方睡。」

「可是……如果被別人看到的話。」哲郎說完之後,立刻打開紀子在附近買來的便當外包裝看了看,「——給我的嗎?」

「對。——來,快吃吧,便當還熱著呢。」

當然,哲郎到現在還沒吃過東西。

在「工作」之前不吃飯。所以他從昨天晚餐開始就沒進食了。

紀子看著和她齊坐在板凳上狼吞虎嚥吃著便當的哲郎,準備待會再遞給他裝著紙盒包裝的烏龍茶。

「——總算活過來了!」

哲郎呼的一聲吐了口氣。

「來。」紀子把烏龍茶遞給了他。「或許你創下新世界紀錄了。」

「謝謝……眞的很好吃。」哲郎臉上的模樣顯得比較安心了。「妳……還是早點走比較

好，萬一現在警察來抓我，妳會捲入麻煩的。」

「別說那些多餘的話了。」紀子說道。「被殺的是我們學校的高一學生。」

「這樣子啊……我才想說制服很像……」

「把事情的經過詳細跟我說吧。」

哲郎喝了烏龍茶，然後把昨夜事情的始末說給紀子聽。「——絕對不是我幹的。可是，在那種情況下，爲了能在近處把屍體看清楚，手上一定會在某個地方沾上血跡……警方一定會認爲是我和健二幹的。」

哲郎如此說道，「健二被抓了吧？」

「應該還沒喔，至少還沒發佈消息。」

「這樣啊，能順利逃走就好。」哲郎說完之後嘆了口氣。「因爲那傢伙很笨拙。」

「你還眞悠閒耶，現在不是你該替別人操心的時候吧。」

紀子表情嚴肅地說道。「——這是我從便利商店買來的。」

哲郎伸手找得紙袋沙沙作響，拿出了折疊得小小的塑膠雨衣。

「也只能穿這個囉，上半身套著穿就差很多了——這是剃刀，讓你可以刮鬍子。流浪漢啊，你有了這些會比較舒服。」

「嗯嗯……」

「我錢是帶得不多啦。」紀子拿出了錢包說道。「——暫時就先拿兩萬日圓。這是我的私房錢，你不用擔心。」

「錢？——喂！不用啦！」

「不要亂逞強了。身上沒錢的話，你想逃到哪裡都逃不了。」

「抱歉。」哲郎說完之後把錢塞進口袋裡。「但是有了這些就夠了，妳不用再替我做什麼了。要是被發佈通緝的話，我就不會再出來露臉了。我們……不會再見面了。」

兩人漸漸陷入沉默。

紀子暫時垂下了雙眼，沒多久就蹙起了眉頭說：

「你的意思是不能見面？還是不會再見面了？——到底是哪一個？」

「紀子……妳啊，人眞好。」哲郎說道，他臉上充滿了笑容。

「哲郎！」

紀子擁抱著哲郎微濕的身體，像是不願讓他離開似地用力緊抱。

「——有人經過了啦。」

「不用在乎別人啦。」

紀子雙手捧著哲郎的臉頰，主動將自己唇瓣湊到他沾著飯粒的唇上。

哲郎迅速地和她分開。

「夠了。」

然後他用指甲輕拭眼眶。

「——你在哭嗎？」

「因為妳……做了怪怪的事。」

「這個……」紀子掏出了手帕

「有蕾絲裝飾的可愛手帕啊……很香。」

「有我喜歡的香水味。」

「嗯——我記得，那是妳的味道。」

哲郎把手帕輕輕地貼在臉上。「我可以帶在身上嗎？萬一發生什麼狀況我會丟掉。因為如果牽連到妳身上就糟糕了。」

「你就帶在身上吧。然後——記得要和我聯繫，只要讓我知道你是不是沒事就好。」

「知道了。」

哲郎站了起來。「我要離開了。」

「哲郎。」

「什麼。」

「答應我——你不能死喔。」

紀子的視線如箭矢般射向哲郎。

「嗯嗯，我不會死的。」

「不要放棄希望，知道嗎？」

當哲郎正想回些什麼話的時候，微微聽得到聲音——警笛聲從遠處傳來。

「警車？」

紀子站了起來。

「那麼……總之我先走了。」

哲郎披上塑膠雨衣之後說道：「紀子，謝謝妳。」隨即就用跑的離開。

「不要用跑的！」

紀子雖然出聲叫喊，不過哲郎應該已經聽不到了。

紀子看到一輛救護車鳴著警笛從公園前面呼嘯而過。

接著，她在板凳上坐了下來，像是突然之間氣力放盡一樣，雙手摀住了臉，身體發顫。

可是——可是我不能哭。

紀子一滴眼淚也沒流。她抬起了頭，做了個深呼吸，緩緩地從板凳起身，從公園裡走了出去。

車站來來往往的人逐漸增加，紀子也加快了腳下的步伐。

3 通組

血……血滴落而下。

啪嗒、啪嗒。

簡直就像時鐘的秒針一樣精確，血規律地滴落而下。

啪嗒、啪嗒。

女子的腹部被割開了。住手！我不想再看到那種慘狀了。

想要忘記，想要忘得一乾二淨。明明是這樣……

那女孩就躺在那裡。身體都被人切開了，怎麼還會有時間感到驚訝呢？她的臉龐並未因痛苦而扭曲，而是嚇得張大了嘴。

明明只是一瞬間，而且是在昏暗的地方看見，爲什麼至今還是記憶猶新？爲什麼完全忘不掉呢？

啪嗒——啪嗒。

一滴冰冷的液體濺到臉上。

「哇！」

健二放聲大喊，整個人身體彈了起來，口中發出哀嚎聲。

別再來了！我受夠了！

健二雙手抱著頭……一時間動也不動，他知道這個地方只有自己一個人，但還是緩緩地環顧四周。

冰冷的水泥建築房間，地板、牆壁和天花板全都是裸露的水泥。

我在哪裡？這個地方是哪裡？

在高處只有一個有光線射入的窗戶。

啪嗒——啪嗒。

天花板有很粗的管線通過，那顆水滴應該是管線遇冷凝結後滴落下來的。

健二有種全身放鬆的感覺。現在的他倚著鋼製門扉，聽得到裡面有叩咚、叩咚的聲響。

看來這裡似乎是放置鍋爐之類的東西的房間，多半是位於地下室。

窗戶位於房間高處，呈平坦的長方形狀，高度一定是與外面平地的位置差不多。

健二喘了好幾口氣之後，終於開始想到自己爲什麼會在這個地方。

昨天晚上，健二與他的大哥一起偷竊車上財物，結果被警車追。

然後車上一名警察追著健二而來。

先前能順利逃走只能說是個意外。

那個警察因爲絆到了什麼而跌了一跤，膝蓋似乎撞得非常嚴重，

健二當然也趁機逃跑……不過立刻又有幾台警車追上來。

無論到哪裡去都有警察，健二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只好闖進這個地方。

門是開的——而且可以直接蹲坐在地上睡覺。

這個地方本來應該很冷，但是託鍋爐的福，室內的溫度非常溫暖。

警察應該都已經走了吧——不妨到外面去看看。

健二伸了個懶腰。

「混帳！連臉也沒得洗。」

正當健二在碎碎唸的時候——

他看到自己的雙手，不由得心頭一凜。

鮮血——少女。

那既不是幻覺，也不是一場夢！

不知是誰切開了那名女子的身體，然後將其塞到灌木叢裡去。——有個心狠手辣的傢伙幹下這件殘忍的案子。

當然，雖然我發現了那具屍體，但那並不是我殺的，根本不需要擔心什麼，事情本來就是那樣。

旋轉門把時發出喀嚓聲響，門發出嘎吱的金屬聲響之後開啓了。

野田聽到門扉開啓的聲音，抬起了頭大聲怒吼：「別靜悄悄走進來。」

「什麼嘛，原來是你這位大爺啊。」

這個年紀看上去大概五十歲左右，身上披著大衣的男人，一進社長室劈頭就問：「在哪裡？」

「小堀先生，什麼在哪裡？你要問問題，也把話說清楚嘛。」野田說完之後放下了原子筆。

「你應該很清楚吧！」

小堀拉了一張椅子坐下之後問道：「中野哲郎和久保健二這兩個人在哪裡？」

野田不會對刑警說「先把大衣脫下來吧」，因爲唯獨對刑警不需要說些多餘的話。

「你應該很清楚吧！」

「誰知道……」野田聳了聳肩。「很不巧，我可不是那兩個人的保姆。」

「你應該知道窩藏犯人有罪吧。」

「——小堀，請先跟我說那兩個人做了什麼？」

「他們殺了人。」

野田笑了一下說：「這怎麼可能？」

「你覺得我會跟你開這種玩笑嗎？」

小堀是認真的，野田也很清楚這一點。

「你說那兩個人？到底是誰幹的？」

小堀刑警打開了記事本說：「古畑圭子，今年十六歲。」

「十六？才十六歲嗎？」

「而且還是被人用刀刃從胸部一口氣切開到腹部。」

「真是殘忍。」

「哲郎跟健二呢？」

「——我不知道。不，那兩個人確實是在我手下做事的年輕小伙子，不，應該說『曾

經』是，幹出那種勾當的人我不會再收留他們。」

「你只挑有利的話講啊。」小堀刑警臉上露出苦笑說道。「不過，那兩個人也沒有其他棲身之處，一定會跟你這邊聯絡。如果你想出手幫他們，我馬上就能把你揪出來。」

「反正就是那樣啦。」野田一臉不服地說。「我們這邊也厭惡暴力行為。」

「不過，案子就是那兩個傢伙幹的——就算沒辦法問你的罪，事情也一定會查個水落石出。」小堀說道。

門扉開啓了。

「——啊，不好意思。」

「唉呀，是明美啊？」

小堀和明美也是舊識。「看起來過得不錯嘛，妳好像有點胖了。」

「這句話對女孩子來說是禁忌喔。」明美笑著說道。「我等一下再過來。」

「不用了，我已經要回去了。」小堀站了起來。「妳也好好勸勸野田，叫他別做傻事。」

「這個人才不會聽我的話呢。」

「是嗎——那麼，野田，萬一他們和你聯絡，一定要通知我啊。」

「我知道。」野田點頭表示了解。

小堀回去之後，明美走到野田身邊問道：「發生什麼事了?」

「——昨天，妳還記得哲郎打過電話來嗎?」

「嗯，可是我不知道到底發生什麼事。」

「忘了吧，電話的事情也是。——好嗎?」

明美對野田說話的口吻感到疑惑。

「那孩子做了什麼事?他不是個好孩子嗎?個性很溫柔。」

「那傢伙幹了一件不得了的事。」野田極爲不悅地說道。「——找我有什麼事嗎?」

「嗯……想外出一下，車子可以給我用嗎?」

「妳別自己開車，找別人載妳的話車再給妳用?」

「可是……不好吧。」

「總比發生車禍好，妳要去找誰嗎?」

「我要去找媽媽——她今天生日。」

「找妳媽媽?那麼，就帶去哪裡去吃個好吃的吧。」野田臉上的表情變得平穩，「妳身上有錢吧?——拿去吧。」把皮夾整個遞給了她。

「謝謝。」

明美在野田額頭上啾的一聲吻了上去。

「別這樣，會留口紅印的。」

「我幫你擦掉。」明美笑著拿面紙擦完之後說：「──那麼，我傍晚的時候回來。」

「妳和妳媽媽一起去吃晚餐吧，我晚上剛好有個宴會。」

「是嗎？謝謝。」

明美踩著喜不自禁的腳步走出社長室。野田為了小心起見，又用面紙擦了額頭一次。

「唉呀。」

野田聽完小堀說的事之後受到震撼。馬上就用對講機命令手下調查事件的相關新聞。

「哲郎幹的？──怎麼可能？」

野田陷入沉思。

的確，哲郎和健二年紀都很輕，而且血氣方剛。如果一時被慾望沖昏了頭，也可能會襲擊女孩子──不，至少哲郎不是這種類型的人。

問題在於，警方認定這兩人就是犯人，事已至此，「眞相究竟如何」也沒有關係了。

無論如何，對野田來說，最重要的是明哲保身，同時也要保護好自己一手成立的「組

織」。

對——那個叫小堀的刑警不是笨蛋，一定會逮捕哲郎和健二他們兩個。

不過，此時這兩人必須是與野田沒有任何牽扯的人。縱使這兩個人之中的誰來求助，野田也不會出手幫忙。

野田打開抽屜，拿了香菸點上了火——要是明美看見了應該會抱怨的。因此野田最近正在戒菸。

明美……那傢伙很可愛。

對，爲了明美，現在絕對不能有任何閃失，不能爲了兩個年輕的小混混涉險。

野田抽了兩三口菸之後皺起了臉，一點也不覺得菸好抽。

野田想在菸灰缸裡熄菸——這才發現已經沒有菸灰缸了。

「看到了嗎？」一個高中生衝到教室裡來。

午休時間。——雖然教室一如往常地吵鬧，但是氣氛卻有些不太一樣。

現在這種狀態並不是鬱悶或陷入哀傷的氣氛，而是大家拚命地設法讓情況恢復成像平時一樣。

「上電視了！兩個二十歲的男人。」

紀子抬起了頭。──其他同學也驚訝地從座位上站起來。

「欸、欸！犯人抓到了嗎？」

「那種人殺了也沒關係！」

說話聲此起彼落。

然後，

「──安靜下來！」男人的聲音響起，「回到座位上去。」

同學們鬧哄哄地回到座位上，導師矢川來到教室，走到講台上。

「就像今天早上校長說的，高一的古畑圭子遭遇不幸。」然後這位身材圓滾滾，皮膚曬得黝黑的英文老師，以淡淡的口吻說道：「現在電視上也在播，犯人是一對二十歲的男子，在停車場偷車上財物的時候，似乎被晚歸的古畑同學目擊到了，於是對方就出手襲擊。──只能說她運氣太差了。」

教室一片鴉雀無聲。──午休時間大概從來沒這麼安靜過。

「因爲犯人已經被通緝了，我想不久之後就會抓到了。」矢川繼續說道。「各位同學，希望你們要小心注意。要是回家的時間晚了，一定要請家裡的人來接，或者是和朋友一起回

家，不要自己一個人走暗巷。」

矢川輕輕地嘆了口氣。

「古畑同學我也教過，遇到這種事眞是讓人心煩。」

「老師。」一個學生開口問道。「那兩個男性犯人叫什麼名字？」

「嗯嗯——我有記下來。警方也有來通知校方，各位同學如果有目擊到，記得要去通報。照片應該會貼出來才對。」

矢川攤開了手邊的紙，「一個是久保健二……另一個是中野哲郎——兩個人都是流氓小混混，聽好了，你們去夜店之類的地方鬼混，也可能會碰到這樣的小混混，注意一點。」

紀子感覺伊東綠的眼睛正在盯著她瞧，但紀子臉上的表情應該完全沒有變化。

「——我要說的只有這些，至於古畑的喪禮事宜方面，只要知道更詳細的消息，我就會通知你們。」矢川微微點頭後走出了教室。

教室的氣氛再次陷入騷動。教室某處有個刻意壓低的說話聲。

「——紀子。」

伊東綠來到了紀子的座位旁邊。

「噓。」

紀子微微搖了搖頭，從座位上站了起來。

兩人到了陽台去，從二樓眺望校園。——因爲是女校的校園，所以並不廣大寬闊。

「今天天氣眞是涼爽。」紀子說道。

「嗯……」綠含糊地點了點頭。

「不要說出去喔——關於我在交往的對象是誰這件事。」

「那麼……眞的是那個人嗎？」

「嗯，但不是他做的。」

「可是，警方——」

「警方也弄錯了。」

「話雖然這麼說——」綠話題一轉，「紀子，妳和他談過這件事了嗎？」

紀子凝視著綠——綠雖然身材高大，但卻是膽小怯懦的女孩，所以也很依賴個性堅定沉穩的紀子。

「嗯。」紀子點了點頭。「可是——應該不會再見面了吧。因爲臨走前他是這麼跟我說的。」

「是喔……」

「小綠——不要說出去。拜託了，而且我現在也不清楚他的下落。」

紀子拉著綠的手臂說道，綠瞪大了眼睛點頭。

「紀子……妳是怎麼了?」

「怎麼了?什麼意思?」

「因爲紀子看起來不像平時那麼沉穩?」

綠說的話讓紀子嚇得瞪大了眼睛。

4 交涉

玄關方向發出聲響，伸子驚訝得抬起了頭。

是她！圭子回來了。

「我回來了。」

她一如往常地鼓起雙頰說道：「有沒有零食？」

都已經十六歲了，還是很愛吃甜食……一般來說，這年紀的女孩子都會因爲怕胖而對甜食有所節制。

雖然伸子走向了玄關——

「老公。」伸子說道。「你在做什麼？」

古畑良介在玄關把鞋子擺整齊。他自己的鞋子、伸子的鞋子，還有圭子的鞋子。玄關雖然稱不上寬闊，但是鞋子擺得滿滿的。

「沒啊，我想去公司。」古畑說完之後窺視鞋櫃裡面，「只是這樣嗎？」

「就只是這樣啊。」

「這樣子啊？——圭子的鞋子很少，妳也多替她買吧。女孩子家總希望有雙漂亮的鞋子。」

古畑一副要去公司的樣子，穿著襯衫打領帶。

「老公……你不是已經跟公司說要休假了嗎？」

「休假？——這樣子啊？」

古畑有點愣住，說道：「今天是星期六啊？是嗎？」

「不是喔，圭子死了喔，所以你才會休假。」

要振作起來才行——伸子講給自己聽，拉起老公的手。

「來，我們上樓吧，稍微躺一下比較好。」

「不……我已經睡夠囉。」古畑說道，不過他還是不違逆老婆走上了樓。

圭子……對，圭子死了。

到底是被誰殺的？為什麼如此心狠手辣？

伸子雖然也無法相信，但她卻親眼看見了死去的圭子。

「——來，坐吧。」

仲子說完之後，要老公坐在客廳的沙發上，「領帶要解開嗎？」

「不，這樣我才能隨時回公司上班，因爲這就是上班族該有的工作態度。」

「這樣啊。」

仲子也不再加以反駁。

仲子看見圭子屍體的時候，她摟著屍身嚎啕大哭，古畑則是整個人愣住，兀自呆立在原地。

雖然仲子認爲老公只是在忍著悲痛，但那看起來並不正確。老公似乎只是茫然自失，無法接受「女兒的死」。

「——和男打過電話來了喔。」仲子說道。「明天下午就會回來家裡了。」

「明天？他在幹什麼？——那傢伙到哪裡去鬼混了。」古畑一臉怒容地說。

「老公……和男人在美國喔。」仲子說道。「你知道的吧？他去念美國的大學喔。」

「那傢伙冷淡無情。完全都不在乎妹妹的事，我當然很清楚啊！」仲子的丈夫完全聽不進她說的話。

和男今年二十歲，到美國的大學留學。——仲子也很清楚和男很疼愛妹妹。圭子也常常跟仲子聊哥哥的事，還曾經說過想去美國玩。

只是——不知為什麼，和男和他爸爸素來處不好，尤其上高中以後，兩人幾乎都不想與對方說話。

伸子也不知道丈夫與兒子之間，關係為何變得如此冷淡。

只是，伸子也很清楚，和男之所以決定去美國留學，大概也是因為每天和父親一起相處讓他覺得厭煩。

玄關的門鈴響起。

「——來了。」伸子一走出去看，「太太，打擾了。」白頭髮的老人探出了頭。

「啊……泉先生你來了。」伸子點頭示禮。

「這次——是為了您女兒的事情而來。」

「啊？……有什麼要事嗎？」

「想要和妳先生見個面，他在家嗎？」

「啊？」

伸子實在不想讓自己老公在恍神狀態之下和對方見面，泉卻說：「那麼，稍微打擾一下，很快就會離開。」然後就擅自進門了。

「——打擾了，古畑先生。」

「——是泉先生啊，你來了。」

伸子雖然對泉厚臉皮闖入感到很生氣，但是也不好意思直接請他回去，在無可奈何之下只好去廚房泡茶。

「哎呀，你看起來有氣無力的。」泉拍了拍古畑的肩膀。「犯人會被抓的。」

「謝謝。」古畑點了點頭說。

泉以前是個警察，今年退休停職，住在這棟公寓裡。——伸子他們認爲泉是個囉哩囉唆的老人而保持距離，但他本人倒是時間很多，而且體力還算不錯，經常自己扮起警衛在附近巡邏。

「——請。」伸子遞出了茶水，「——我先生很累，請你長話短說……」

「嗯嗯，我知道，我能體會。」

泉果然還是用官員般的強勢口吻說話。伸子怎樣也無法對泉這樣的男人有好感。

伸子雖然坐到了沙發上，但是泉還是先擺出「不希望伸子在場」的態度。

「那麼，如果有什麼事再叫我吧。」伸子說完之後走向廚房。

泉往古畑的方向坐近，「古畑先生——你應該很震驚吧。」稍微壓低了聲音說道。

「是那樣沒錯。」

「當然也是，因爲是你疼愛的女兒嘛。」泉點了點頭。「但是，即使逮捕了犯人，律師也會申請精神鑑定，裁判程序要花上好幾年的時間，最糟糕的情況是，那些傢伙被當成『社會的犧牲者』而遭到同情——開什麼玩笑！殺人就應該償命，殺人者就應該好好體會被害者父母的心情，我這麼說沒錯吧？」

古畑點了點頭說：「這樣啊。」

但是，凝視著泉的那雙眼睛卻顯得空洞無神。

「——古畑先生，」泉把臉湊了過去，「您的女兒在離這很近的停車場旁邊被殺了。犯人雖然被附近的警車發現，可是卻被跑了——不過啊，」

泉瞥了廚房的方向一眼說道：「我發現了其中一個人的行蹤。」

古畑依然面無表情地凝視著泉說道：「你發現了？」

「嗯嗯，我偶然之間發現的。因爲我聽到鍋爐室有聲音，於是走進去看了看。一進去之後，沒想到是其中一個同夥的……我還以爲我看錯了！」

「那麼，已經逮捕了吧？」古畑問道。

「不——我啊，當然也知道應該先打一一〇報警。不過，我考慮到古畑的心情，我想你一定很想親手制裁犯人吧？」

古畑的眼睛總算恢復了一點光彩。

「換句話說……那傢伙還在那裡啊？」

「嗯嗯——那傢伙很遲鈍，也不知道他自己的身分已經曝光了。我只是稍微輕聲細語地跟那傢伙說話，買了個便宜便當給他吃，結果他就完全信任我了。」

泉得意地說道。「然後，我就跟他說，你現在馬上出去一定會被發現，流浪漢會被警察帶走，所以到晚上的時候再出去比較好，那傢伙馬上就聽話了。」

「——然後呢？」

「我跟他說，我不會讓任何人進來的，然後就去借了鍋爐室的鑰匙，把那傢伙關在裡面。」

泉不出聲地露出笑容，「我對那傢伙說晚上會去接他，那傢伙應該會老實地在那裡等吧。」

「那麼……到那時候我也……」

「請你務必親手制裁犯人，一定要替你女兒報仇。我會幫忙的。」

「我知道了。」古畑深深地嘆了口氣說道。「我會親手殺了那傢伙。」

「對！這樣才算一個稱職的父親！」泉欣然地點了點頭。

「但是——警方那邊不會說什麼嗎?」

「我會替你作證。只要說是正當防衛就好了。沒問題的,因爲我才剛退休,還有好幾個熟識的同仁呢。」

「謝謝!」

古畑用力緊握泉的手。「謝謝。」他臉頰泛紅,眼神也恢復了光彩。

「別告訴你太太啊。」泉說完站了起來,「我會來接你——就約今天晚上十點吧。」

「我會等你來的。」

野田掛掉電話,嘆了口氣。

野田在警方那裡也有不少眼線。但是直到現在,似乎依然沒有那兩人的消息。

電話鈴聲響起,野田接起了電話,是明美打來的。

「——我正在和我媽吃飯。」明美說道。

「很好啊,替我向妳媽問好。」

「嗯嗯,然後還有一件事要拜託你。」

「什麼事?」

「我媽在這旅館的商店，看到一個她很喜歡的包包……我可以買給她嗎？」

野田笑了一下。

「我還以為妳要說什麼呢？錢不夠嗎？如果不夠的話我叫人拿去給妳。」

「不，錢夠。──可以買吧？謝謝！」明美十分雀躍地說道。

「好像有人來了。──那麼，妳們就慢慢逛吧。」

「好，那就這樣囉。」

野田的心情變得輕鬆了些。

「進來吧！──什麼事？」

只見體格健壯的保鏢，一臉疑惑地站到野田面前。

「外面有個女的，說她無論如何一定要見社長一面。」

「女的？」野田蹙起了眉頭說，「是個怎樣的女人？」

「是我。」只見一名女學生從身材魁梧的男人旁邊穿越而出，讓野田瞪大了眼睛。

「喂！妳別擅自闖進來！」保鏢高聲怒吼。

「等等──小女孩，妳有什麼事嗎？」

「您是野田先生吧？」那位少女說道。「我是中野哲郎的女友。」

野田聽了之後愣住了。

「我想和您談談哲郎的事。我的名字叫間近紀子，今年十七歲。」

「——知道了。」野田揮手示意要保鏢出去。

「間近……紀子？嗯——原來哲郎有妳這個朋友啊。」野田上下打量了她一番，「——妳身上那套制服，難道說……」

「沒錯，被殺的那女孩和我讀同一個學校，」紀子說道。「哲郎不是犯人，您應該知道吧？」

「小女孩，我什麼都不知道。」野田搖了搖頭說道。「我已經和哲郎沒有任何關係了。」

「我知道——即使你捨棄了他，我也不能對他棄而不顧。」

野田露出苦笑。「妳還眞勇敢，但是妳又能做什麼呢？」

「我給了他便當還有錢。可是，這樣他也逃不了太長時間，過不了多久他就會被逮捕。」

「妳和哲郎見過面了？」

「對，雖然我現在不知道他人在哪裡。」

「是嗎？——那麼，妳想和我談什麼？」

「出手幫哲郎。」紀子說道。「我能做的事很有限，但如果是你的話，一定能幫得上他。」

「我可沒辦法。那傢伙已經被通緝了。再怎麼逃總有一天也會被找出來。」

「我知道。所以，救哲郎的方法只有一個，那就是揪出眞正的犯人。」

野田目瞪口呆。他被眼前這女孩的膽識所折服。

「喂，我這裡也不是警察局，妳的意思是要我替妳找出犯人嗎？」

「只有您有這個能力。」

「很遺憾的——」

「您應該很喜歡哲郎這個人吧。」

少女說的話讓野田頓時說不出話來。少女繼續說道：「哲郎曾經對我說過，他其實很想洗手不做，可是因爲受到社長的諸多照顧，所以他不能不繼續做下去。」

野田嘆了口氣說：「我確實很喜歡哲郎這個人。可是啊，他也畢竟只是我手下的一個小混混。妳快回去吧。要恨我也沒關係，這個世界就是這樣。」然後他聳了聳肩。

「您果然還是很在意他。」紀子緩緩地搖頭說道。「不然的話，您也不會對我說這些

話。」

女孩所說的每一句話，全部都料中他的心思。野田對此感到心煩。然後他臉上露出諷刺的笑容。

「我不知道哲郎有女人了，你們現在到什麼程度了。」

「接過吻，但是還沒做過。」

「喔？這樣啊。」野田凝視著紀子說道。「如果妳願意在這裡對我獻身，照妳說的去做也可以。」

「——可以向我保證嗎？」紀子說道。

「嗯。」

紀子還是不放心。她走向門扉的方向，但是沒有走出門，而是將門反鎖。

然後，她走到沙發旁邊說道：「那麼，就這麼做吧。」

「妳自己脫吧，女人的內衣褲很麻煩。」野田說完之後站了起來。

紀子不發一語，褪去水手服上衣，丟向沙發的角落。然後拉下百褶裙上的拉鍊。

「——好慢啊。」伊東綠喃喃自語看著手錶。

紀子沒事吧？

紀子進去那棟大樓已經將近兩個小時了。綠在這家咖啡店幫紀子保管包包，等著她回來。

天色已經變暗了，紅茶也變冷了。

紀子……她該不會亂來吧！

綠對自己讓紀子去那裡感到後悔。——再怎麼說，對方可不是善良老百姓。

而且……或許紀子會生氣，但是那個叫哲郎的男孩子，雖然看起來不像是會殺人的人，但是總歸是知人知面不知心。

警方一定會盡全力調查，如果哲郎眞的是犯人，那麼紀子也會變成有罪……

綠心想，要是再等一會兒紀子還是沒回來的話，她就要去報警。

就在此時，門扉開啓的聲音響起，「——抱歉。」紀子走了進來，「讓妳擔心了吧？」

「當然啊。」綠嘆了口氣。「應該有結果了吧？」

「就像妳看到的。」紀子坐了下來。「事情已經講好了。」

「講好了？」

「對方願意替我找出眞正的犯人。」

綠瞪大了眼睛。「眞的嗎?」她說道。

「嗯。——因爲他有很多手下。警方或他們哪一邊會先找到哲郎呢?要不要賭看看。」

「別這樣啦，眞是夠了。」綠瞪了紀子一眼之後說道。

5 被逼入絕境

叩咚叩咚的聲音響起，讓健二清醒過來。

果然還是比平時還緊張，要是在平常的話，這麼一點聲響是不會被吵醒的。

到底什麼聲音？──健二像小狗一樣甩了甩頭之後，環顧鍋爐室四周。

有顆小石頭掉落在地板上，上面捲了一張白紙。

似乎是從那扇窗戶丟進來的？

是那位大叔嗎？

現在應該夜色已深，他也差不多該過來接我了。

眞是的，幸虧偶然遇上那個大叔。若非如此，現在早就被逮捕了。

健二打開捲在小石頭上的紙，試著舉高到有外頭微弱光線照射的位置看，上面有著潦草的字跡：

〈快逃！不然你會被殺！〉

「──這是怎麼回事？」

被殺？不知道爲什麼對我說這個。

是惡作劇嗎？可是──居然有人知道我在這裡，這眞的很怪。

被殺……

被那個大叔殺嗎？健二發現有腳步聲傳來，不禁嚇了一大跳。

是那個大叔吧？

健二豎起耳朵仔細聽。──從腳步聲聽來只有一個人。

敲門聲咚咚響起。

「起來了嗎？」是那個老人的聲音。「我來接你囉。」

「嗯嗯……我起來囉。」健二說道。

可是──健二仔細想想，一個和自己沒有任何關係的陌生人，爲什麼要幫助自己呢？

「你一個人嗎？」健二問道。

「嗯嗯，當然囉。」

門鎖喀嚓一聲打開，門扉發出呀的一聲之後開啓。「你等很久了吧？」大叔探出了頭。

「好了，我們走吧！」

「嗯……」

健二往門的方向走了過去。「不好意思。」

「說什麼呢，好了，走吧。」

「嗯……」

健二想從大叔的身旁穿出去——卻咚的一聲撞上那大叔，然後飛身衝了出去。

有個揮舞著球棒的男人就佇立在門旁。因爲健二是整個人飛身衝出去，在慌亂之中揮下的球棒並未擊中他。

健二不顧一切地往外衝。

「快追！」

那位大叔發出怒吼。

混帳！——居然欺騙我！混帳！

健二拚命地衝刺。

但是——方向感很差的健二，本來想找路往外逃，卻在公寓間的防火巷中迷了路。

在他前進的方向出現了好幾個男人。

「人在這裡！」

「快抓住他!」

健二急急忙忙回頭，他面前卻出現了那位大叔和拿著球棒的男人。

「找到了!」

健二前後被包夾，根本無處可逃。

樓梯。——還有逃生梯。

健二不顧一切地開始往鋼製的逃生梯上攀爬。

「成功了!」泉臉上充滿了笑意。「跟計畫好的一樣。」

「他還在逃喔!」古畑又揮舞起手上的球棒。

「沒問題的，我都仔細盤算好了。」

與那些從對面而來的男人們會合之後，泉站到前面，率先開始爬上逃生梯。

「鄰居們也來幫忙，唉呀，實在是太感謝了。」

泉他們一點也不急。

腳步聲停了下來。

從逃生梯的最上面，果然還有四、五個手拿球棒或高爾夫球桿的男人，準備由上往下

爬。

逃走的男子在爬逃生梯的時候，想要打開眼前的門，但是從外面無法直接開啓。

喀噠喀噠的腳步聲此起彼落，紛紛往那男子的附近逼近。

「快停手！」那男人大叫。「我投降了……救救我吧！不是我幹的！」

泉哼聲冷笑，「沒人那麼說。」回應那個男人。「——好了，這個人是被害者的爸爸，你就好好嚐嚐她女兒受過的苦吧！」

「快住手！」男子蜷縮身體蹲了下來。

「——那麼，古畑先生。」泉催促道，「替你女兒報仇吧！」

古畑高高舉起球棒，走到那男子附近之後揮舞而下。球棒發出咻的一聲，重擊男子的肩膀。

「哇！」那男子趴下身子，「好痛！住手！救命啊！」發出尖銳的慘叫聲。

呼吸急促的古畑發出怒吼：「去死吧！」再次揮下球棒。

球棒擊中男子的頭部之後，一陣令人毛骨悚然的碎裂聲響起。

「動手！」

泉從另一人手上拿過高爾夫球桿，用力毆打那個男子。

其他人見狀，也一起動手圍毆那男子。

——健二完全不知道自己爲何會慘遭毒手。

身體就像快支離破碎，這種四分五裂的痛楚，讓他根本發不出聲音。

然而——在不久之後，健二的意識逐漸渙散，什麼都感覺不到了，甚至連痛覺也是。

「——已經夠了。」泉氣喘吁吁地說道。「害蟲已經得到報應了。」

泉抬腳一踹，健二的身體從扶手的空隙掉落到道路上，發出撞擊地面的聲響。

「好了，就這麼收手吧。」泉拍了拍古畑的肩膀說道。「心情應該比較平復了吧。」

「嗯……謝謝。」

古畑擦拭身上的汗水。

「今天這件事就當作沒發生過——這樣大家清楚了吧？」泉環顧著聚集在身旁的男人們說道。「那麼，我們回去吧。」

——黑夜再度恢復寂靜。

衆人一臉疑惑，面面相覷。

野田凝視著在場衆人的臉，體會著自己很久沒有過的快感。

不，如果說是快感的話，那麼或許對哲郎或健二來說，未免也太可憐了。但是，長期以來只埋首於「理所當然的工作」的野田，現在才發現自己有無法放棄執著的毛病。

「——老大，請問那是什麼意思？」終於有人開口發問了。

「就如同字面上的意思。」野田興味盎然地說。「我們要親手找出犯人。」

「但是——哲郎他們已經被通緝了。」

「這件事我也很清楚，所以才更需要趕快去辦。」

「可是……那不是警方的工作嗎？」

「我知道。難道你認爲我是沒經過考慮就決定這麼做了嗎？」

「不，老大您當然已經深思熟慮過了……」

「或許你們感到疑惑也是當然的，但這次的事件不是哲郎幹的，大家應該也是這麼想的吧。」野田嘆了口氣說道。

「確實是那樣沒錯。」說話者是年輕但聰明能幹的安井。「因此，重要的是，一旦發佈通緝，如果沒有其他明確的事證，警方不會認爲犯人另有其人。」

「所以，那些傢伙就會去搜捕哲郎他們。完全不會想要去找眞正的犯人。我們能做的事情很多。」野田以稍微嚴肅的口吻說道。「不只是這一次的案件而已。先前也有女子被殘忍

砍殺。以相同的手法來說，這已經是第二件了。先前那個案件……大概是多久以前了？」

「大概是兩個月又十天之前的事。」安井立刻回答。

「如果是同一個犯人幹的，那或許犯人和被害者之間沒有仇恨，而像是過路殺人魔。若是如此，因爲哲郎他們被當成了犯人，所以或許眞正的犯人又會安心下來繼續殺人。」野田說道。「我們也不是要對社會做出什麼貢獻。而是爲了讓我們能安心工作，要是警察藉哲郎他們的事來到處找碴，那事情就糟糕了。知道嗎？」

「老大說得對——」

「總之無論警方那邊的想法是什麼，哲郎他們都有危險，那傢伙大概……雖然哲郎和健二那傢伙分開逃跑，就算他們順利找到藏身之處，但總有一天一定會被抓到——該怎麼辦才好？」

在場衆人面面相覷。明明有些話想說，卻不知該如何說出口，臉上紛紛流露出不知所措的困擾表情。

「我了解大家擔心的事。」野田說道。「只是，如果在你們之中，有人因爲自己沒做過的事而被逮捕，難道要悶不吭聲，當作沒看見就好嗎？當然，我也不打算要你們做跟警察一樣的事，但是我想要救哲郎和健二他們兩個。」

當然，野田自己也有些話說不出口。

這是在那名少女——間近紀子的拜託之下，他才會提出這樣的建議。

的確，要不是間近紀子那樣拜託，野田應該不會這麼想做這件事，然而也已經向對方承諾了。

那少女用她的胴體作為交換條件。

——野田當然不會和間近紀子上床，實際上也沒做到那個程度。

話說回來，野田原本以為那個少女會逃回家。

但是，間近紀子是個不簡單的少女。她毫不猶豫地褪去衣物，直接跨騎在野田身上。

對野田來說，紀子同意之後，看到她面不改色地全身赤裸，其實他就已經滿足了。然後在紀子褪去衣物的途中，她卻完全沒有出手反抗。

尤其讓野田驚訝的是，甚至在褪去內褲的時候，也不見紀子臉上有一絲猶豫……紀子坐在沙發上，筆直地凝視著野田。

「可以做喔。」她以篤定的口吻說道。

野田其實最近都不近女色。——到底原因何在他也不是很清楚，但是他已經將近半年沒有和女人上過床。

但既然在別人眼裡野田是個「女人殺手」，這件事他也絕不能說出口。明美確實是個可愛的女人，但那也純粹只是「感覺上」而已。明美絕對不會把這件事說出口。好脾氣的女人是不會有些許的不滿或抱怨。

所以野田假裝總是和明美睡在一起也是件很辛苦的事情。

當看見那少女的白皙皮膚與稚嫩圓潤的胴體之後，野田感受到內心的澎湃，或許真有可能就那樣和她發生關係了。

可是，真的很可怕。要是再多那麼一點時間，應該真的會想與對方發生關係。

「──把衣服穿上吧！」野田說道。「現在先這樣，要是抓到真正的犯人，妳再來獻身吧。」

「好。」紀子毫不猶豫地回答……

「──老公。」門扉開啓，明美探出了頭。

「別擅自開門──怎麼了？」

「對不起……剛剛，在下面──」

「什麼？」

「年輕的小伙子們來消息了。──發現了健二的屍體。」

野田以為自己聽錯了。

「妳剛剛說——屍體？」

「對，他死狀很悽慘。」明美噙著眼淚說道。

「在哪裡？」野田站了起來。「大家跟著過來。」

健二的屍體用布覆蓋著，橫躺在下面的起居室。

「在先前命案現場的附近，我聽見了騷動的聲音。」年輕的手下說道。「我悄悄地過去看，發現健二在救生梯下面……」

野田掀開了布，不由得皺起了眉頭。

「——這是怎麼回事？」

「被人推下來嗎？」

「不只是掉下來而已。」

安井彎腰脫去健二的衣服。

身上到處都有瘀青的痕跡，頭部也有瘀血。

「——這是遭人動私刑了。」安井說道。「被揍得遍體鱗傷，而且也有好幾處骨折。」

「眞悽慘。」野田搖了搖頭。「居然被下了這種毒手。」

「老大。」安井說道。「——我們行動吧。不只是要找出殺害那個少女的傢伙，也要找出讓健二遭到這種毒手的人。」

「嗯。」野田用力點了點頭。「明美，健二的屍體不能交出去。」

「我要把眞正的犯人一個個全部都揪出來。」

「可是——」野田的聲音罕見地——非常罕見的怒氣沖沖。

6 奇妙的組合

「怪了。」泉歪著頭說。「實在很奇怪。」

「你這麼說是因爲現在屍體消失的關係嗎。」

「是啊。」泉表情陰沉地說道。「我不認爲會有好事者把屍體帶走。」

泉與古畑佇立在那個逃生梯的下方。——因爲當時差不多也傍晚了，而且這地方本來就沒什麼人經過。

即使孩子們經過這地方，也會害怕地哇哇大叫，立刻拔腿就跑。

「——請你把話講清楚。」古畑說道。「那傢伙有可能還活著嗎？」

「怎麼會……不會還活著的！從那麼高的地方掉下來耶。」

「但是，這樣屍體應該不會不見啊？」

即使是泉也無從反駁對方說的話。

的確，當時那男人掉下去的時候，感覺應該還活著，但是被圍毆成那種德行，而且還從

那麼高的地方掉下來，照常理來說，應該不可能還活著才對。

「算了，沒必要擔心啦。」泉擠出了笑臉。「萬一發生了什麼事，大家只要裝作不知道就好，反正也沒有證據。」

「情況變成這樣很讓人困擾！」古畑大聲怒吼。「話別說得這麼隨便！就是因爲你說不會有問題。我才會把那傢伙——」

「噓！」泉連忙以謹慎的口吻說。「如果被別人聽到了怎麼辦？」

「請你冷靜下來，你也可以怪我沒關係，但我原本以爲你應該會很開心——」

泉聽到喀噠聲響，詫異地轉過身去。「有人！——是誰！快出來！」

泉感覺到逃生梯對面好像有人。「是誰？在那個地方幹什麼？」泉緩緩靠近出聲喊道。

「要是不老老實實地出來的話——」

只見一個高個子的年輕人，一手拿著包包，另一手摟著少女的肩出現了。

「當然不是躲在這裡啦。」那位年輕人說道。「只是和她在這裡說話而已，我們早就在這裡了。」

古畑睜大了眼睛。

「你是和男嗎！」

泉緩緩地轉過身去說道：「那個——」

「我是古畑和男。」年輕人說道。「我才剛回國而已。」

「是嗎……是這樣子嗎？」泉嘆了口氣。「我記得……你之前去美國了？」

「是的。我得知圭子的消息之後就回國了。」

「嗯嗯……非常遺憾。唉，眞的……那麼，古畑先生，我先告辭了。」

「嗯嗯。」古畑點了點頭說道。

泉離開之後，兩父子沉默以對。

「和男……你長高了。」古畑說道。

「算是吧。」

「那女孩子是？」

「我是和男的朋友。」少女說道。「我叫紀子。」

「哦？是妳女朋友嗎？圭子應該會很高興吧。」古畑顫著肩膀笑道。「你媽在等著你喔。」

「我馬上就回去。」

「嗯嗯……記得要上炷香。」

態度冷淡的古畑，說完這句話之後就立刻離開了。

「謝謝。」少女鬆了口氣說道。

「不，這沒什麼大不了。那個叫泉的人，原本是個警察，辭職不幹之後似乎就以監視別人為樂。從以前開始就一直很討人厭。」和男說道。「妳是——」

「我叫間近紀子。」少女說道。「你是遭到殺害的圭子同學的哥哥吧。」

「嗯，妳在這裡做什麼？」

「嗯嗯……其實是有原因的。」

紀子欲言又止。

「不用勉強說出來也沒關係的，那麼，我回家了。」

兩人一起走了出去。當然，因為和男很快就到家了，所以沒過多久就停下腳步說：「那就再見了。」

「謝謝。」

兩人在建築物的入口道別。

紀子目送著拿著包包的和男步行離開——似乎有不明物體掉落而下。

往上一看，某個黑色物體筆直地——

散。

「危險！」

紀子往和男的背後撲了上去。

在兩人身體交疊，倒落在水泥地的同時，一陣尖銳的聲音響起，泥土與小石頭四處飛散。

「——怎麼回事？」和男起身說道。

「好像有什麼東西從上面……」

紀子說道。

「是盆栽。」

盆栽摔得粉碎，裡面的泥土四處飛散，大概飛濺了一公尺之遠。

「——眞是個危險的地方。」和田站了起來說道。「妳沒受傷吧？」

「嗯……沒怎樣。」

和男伸手抓住紀子，將她拉了起來。

「我一定要謝謝你才行。」和男抬頭往上一瞥說道。「如果砸到頭命就沒了。」

「可是——爲什麼會有這種東西？」

「經常會有人把盆栽放在欄杆上，而且我也經常告誡他們很危險，所以不要那樣。」

「是這樣子啊？」

聽見紀子這麼說之後，和男看著她說：「這話什麼意思？」

「如果有人因爲這樣——」

「我不會那麼幸運吧。」和男笑道。「妳……是紀子同學嗎？感覺和圭子有些相像。」

「她是我們學校的學妹。」

和男嚇了一跳，「我先走了。」紀子鞠了個躬之後跑著離開了。

電梯門開啓了。

「和男！」

伸子走了出來。

「媽——我回來了。」

和男握住母親的手。——伸子一副不知說什麼才好的模樣。

「好久，唉……你看起來氣色很好。可是……居然發生了這種事……」

「媽，妳要振作一點。」

和男摟住她的肩膀。「我剛剛在附近遇到爸爸。」

「他變得有點奇怪。你可不要對他不高興。拜託你們不要吵架。」

「我知道的。」和男溫柔地拍了拍母親的肩膀催促著她。「來，我們進屋裡去吧。」

屍體——屍體消失了。

那兩個人確實是這麼說的，但那究竟怎麼回事？

紀子一邊走路一邊陷入沉思。

那個人是古畑圭子的父親——紀子察覺那對父子之間有種微妙的緊張感。

有一輛車開了過來，紀子怕被車撞到而停下腳步之後，那輛大型進口車卻停了下來，一張熟悉的臉孔透過車窗窺視著她。

「唉呀，」野田說道。「妳不上來嗎？」

雖然紀子有點猶豫，野田對她說：「我們同樣都是尋找犯人的伙伴吧？」於是她決定上車。

「妳今天沒穿制服啊？」野田說道。

「你是有制服癖嗎？那還眞讓人不舒服。」紀子說道。「今天提早下課，我回了家又跑出來了，跟家裡說是和朋友來看電影。」

「晚餐呢？」

「我說會在外面找地方吃就出來了。」

「那就好。」野田點了點頭說道。「那妳不和『朋友』一起吃嗎?」

「——我穿這樣的衣服,不適合來這種地方吧?」

紀子感到有點害臊,兩個人來到了旅館頂樓的法國料理餐廳。

「又不是要妳裸體,應該沒關係吧。」野田說道,紀子頓時滿臉通紅。「不,失禮了,我不是那個意思。」

「——爲什麼我能做出那種事,眞是不可思議。」

紀子在窗邊的桌子坐下之後說道。

「連我也嚇了一跳。妳當時說的話像個小孩子一樣,我還以爲自己聽錯了。」

「小孩?」紀子打開了菜單。「所以你是想跟小孩上床嗎?」

「讓我覺得也有種變年輕的感覺。」野田說道。「好了,快用餐吧。多補充點營養,一定要找出眞正的犯人才行。」

「哲郎——我想他現在或許還在餓肚子……」紀子有點難過地說道。「可是,即使我不吃,這些食物也不會進到哲郎肚子裡去!」

「妳這傢伙還眞看得開。好了,妳現在先想吃什麼就好。」野田笑了一下之後看起菜

單。

「——妳說屍體？」

野田說道。

「小聲點！」紀子慌張地說。「我還以爲這種事你已經見多了。」

「喂！」野田蹙起眉頭說道。「現在又不是西部片《鐵面無私》那種時代，老是死人怎麼受得了。」

——餐點很好吃。

用餐的時候，兩個人都先暫且不提關於事件的話題。等到甜點上桌之後，紀子才開始講起今天發生的事……

「那傢伙提起屍體的事？」

野田低聲問道。

「嗯嗯。被害者古畑圭子同學的爸爸，還有一個叫泉的老人。」

「泉……以前當過警察那個？」

「你認識啊？」

「是啊——算認識。」

野田在這之前都一直默默地吃著甜點——巴伐利亞布丁。「——欸，我叫妳什麼好？叫妳紀子的話，妳會不高興嗎？」

「請。」紀子聳了聳肩、「可以的話我希望你也加上『同學』兩個字，不過要你這樣叫我，可能太奢望了。」

「把話說清楚心情會比較好——欸，紀子，妳不需要擔心……。那具『屍體』是健二那個傢伙。」

紀子的手停了下來。

「——和哲郎一起逃走的人？」

「嗯，死了。——應該說是被殺了，這種說法似乎比較好。」

野田說完事情始末之後、紀子閉上了眼睛。

「——怎麼了？」

「我在想像，在腦海想像那個叫健二的人有多痛苦。」

紀子睜開了眼睛。「是那些人幹的。」

「泉那個混帳！」野田用力緊握餐巾。「下手的人不只那兩個人吧？」

「對，因為他們兩個交談的時候說了『大家』。」

「動私刑嗎……簡直就像以前的黑暗時代一樣。」

野田搖了搖頭說道。

「難道哲郎也……」

「不，那傢伙應該不是。他是個腦袋很好的男孩子，但是健二就很遲鈍了。」

野田嘆了口氣說道。「不過，遲鈍其實也是一種優點。」

「我了解，哲郎雖然也經常在抱怨，但是其實他是個可愛的人。」

「就是那樣，那傢伙脾氣很好……」

野田假咳了幾聲。「妳對這些事還真清楚，這樣找人省事多了。」

「等一下。」紀子說道。

「什麼？」

「難道——當時沒能殺成？」

「妳說那兩個人嗎？——我想他們一下手就會試圖殺了對方。」

野田說道。「不過，妳也知道，現在已經不是動私刑的時代了，只是，如果他們下手不夠俐落的話？」

「如果是這樣的話……」

紀子一副若有所思的模樣，越過桌子探出了身體。

「——妳幹嘛。這樣我會以爲妳要接吻喔。」聽著紀子說話的野田笑了出來。「嗯，很好，妳這傢伙想法越來越有趣了。」

「你這是在稱讚我嗎？可是，哲郎到底在哪裡呢？」

咖啡送來了，紀子嘆了口氣。

「那傢伙會想辦法的。」

「話說回來……殺害那個女孩的犯人要怎麼找出來？」

「我們對於壞蛋的動向有自己的情報網。妳還記得在古畑圭子之前，還有一個女孩被殺嗎？」

「嗯，或許是同一個犯人。」

「沒錯。萬一哲郎被抓，那件事應該也會被誣賴是他犯下的吧。」野田點了點頭說道。

「在先前那個事件發生的時候，哲郎因爲替我辦事而去大阪。但是，當然，警方一定不會相信我的證詞。」

「那麼，有什麼更具體可行的——」

「諸如此類的傢伙總是狗改不了吃屎，所以試著找尋這一類的人即可，我向我的手下們交代過了，萬一有什麼發現他們會來向我報告。」

「謝謝。」

「不用謝我——這也是為了憑弔死去的健二。」

另外一張餐桌傳來笑聲。

「那聲音是——」野田突然轉過身去。「果然！」

在離兩人有點距離的餐桌，一個年輕女子正在與某個男子吃飯。即使在紀子的眼裡，那男子也顯然與這地方的氣氛不是很搭。

「你認識的人嗎？」紀子問道。

「嗯嗯，兩個都是。」野田點了點頭。「欸、紀子，妳姓間近吧？」

「嗯。」

「間近【Madika】的第一個英文字母是〈M〉。我野田【Noda】的第一個英文字母是〈N〉。我們乾脆開個〈M與N偵探社〉吧。」

「現在這種情況，你還在開玩笑啊？」

紀子瞪視著野田。

「別擺出那麼可怕的表情嘛。」

野田露出苦笑。「——妳要好好記住那邊那個男人的臉。」

「嗯嗯。——爲什麼？」

「他就是那個姓小堀的刑警。」

野田說道。

7 人影

一點也不有趣……

——對工藤良子來說，人生一直都不有趣。

話雖如此，她也沒有過什麼了不起的經驗。原因在於良子也才十七歲而已。

當然，十七歲也有著專屬十七歲的「世界」或「生活」，但一向與有趣這兩個字無緣。

每個人都遇到很有趣的事，買很有趣的東西，爲什麼我……

「如果妳老是一直嘟著嘴巴，一輩子就會一直都是那種嘴型喔。」

即使被媽媽這麼唸叨了，良子依然總是嘟著嘴巴走路。

有的男生會覺得她嘟著嘴巴的臉蛋很可愛，不過，在那些男孩子當中，卻沒有任何良子想當成男朋友交往的對象。

——夜晚，在稍微超過十點的時候，良子走在往火車站的道路上。

雖然不是總是這麼晚歸，不過對良子來說，感覺還算「早」，但是良子的母親感覺已經

「很晚了」。這就是難處所在。

因爲剛剛才和幾個朋友唱完卡拉ＯＫ，所以良子一邊走在夜路上、一邊低聲地哼唱喜愛的樂團的曲子。

可是——良子自己也很淸楚。因爲她不擅長唱歌，所以很討厭去唱卡拉ＯＫ。大家卻都唱得很好……

沒錯。因爲有很多人家裡都有卡拉ＯＫ設備。所以本來就應該要唱得很好！

可是在良子家裡、父母都很討厭卡拉ＯＫ、所以不會在人前唱歌。

良子也比別人晚接觸卡拉ＯＫ，這種時候心情就會變得不好。

今天又是這個時間了。一回去一定又會被叨唸。

雖然如此、良子也沒膽量不回家在外面過夜。

因爲身上還穿著水手制服，所以不能在外面亂晃。因爲車站附近經常有老師們在巡邏，所以必須要小心一點才行。

萬一被老師發現而被罵的話——不，被罵倒是還好，要是和家人聯絡的話、每個月的零用錢就會被停發了。

「煩死了，眞是的！」良子喃喃自語。

叩叩的聲音響起……轉了個彎，穿越架空鐵橋，電車在上方呼嘯而過。車站已經在附近。應該可以搭到下一班列車吧。

後面有一輛車開過來，良子稍微靠到了路旁去。

在燈光的照射之下，良子的影子映照到架空鐵橋下面的牆壁上。——良子還看到牆壁上映照著另一個人影。

是誰？良子轉過身去時，車子已經駛離，光線又變暗了下來、走進架空鐵橋下之後，那男人的身影又出現了。

只見一個男人佇立在那裡，良子知道對方正直盯著她瞧。

良子感到毛骨悚然，快步走了出去。叩茲叩茲——男人的腳步聲跟了過來。

良子又刻意停下腳步轉身過去看，只見那男人也停下了腳步。

「——是誰？」良子出聲問道。「有什麼事嗎？」

那男人默默不語。感覺他身上似乎披著大衣，除此之外什麼都看不清楚。

「不要跟著我啦！」良子向對方說完之後又踏出了腳步。

穿越架空鐵橋，在這條道路前面一點的地方轉個彎，就可以出到車站前。光線應該會比較明亮，而且也應該會有行人經過。

加快腳下的步伐——良子變得非常的擔心。

然而，一陣噠噠的腳步聲追了過來，良子轉過身去，發現那男人衝了過來。

良子自身也不太知道為什麼會發生這種事，瞬間把手上的書包扔向那男人的方向。

書包掉落在那男子的前方。那男人正好絆到書包，腳下一陣踉蹌。

良子衝了出去。衝出架空鐵橋的下方，然後就這樣拚命地衝刺，男人的腳步聲追了上來。

救命！——雖然良子很想這樣大喊，可是她也知道，在全力往前衝的時候，要喊出聲音來並不容易。

她也知道水手服的百褶裙會夾纏大腿，所以很難跑得快。然而，如今陷入無可奈何的絕境。

要是前面的路上還是沒有人跡，那良子大概就會被追上了。

但是——在良子這一生裡，從出生以來或是小學一年級的運動會以來，也未曾如此拚了命地奔跑過——就在那男人從背後逼近的時候，良子已經衝到能夠看見車站前面的地方。

然後，「哇！」，良子撞上了前面的男子，兩人都往後退了幾步。

「妳在搞什麼！」那男子大聲怒吼。

「對、對不起……可是——有人在後面追我。」良子說完之後連忙轉身過去——追來的男人突然停下腳步，把右手抓著的東西藏到大衣底下。

「終於露出馬腳了！」說話的人似乎是被良子撞上的男子的伙伴。「大哥、你沒事吧？」

「我沒事！」被稱之爲「大哥」的男人站了起來。「那傢伙逃掉了！快追上剛才那個傢伙！」

「是！」另一個人衝出去追那名穿著大衣的男子。

良子鬆了一口氣——剛才撞到的對象，怎麼看都像是個可怕的流氓……

「喂。」然後那個流氓拿著手機講話。「——我是浜田。現在在K車站前面，有個拿著匕首的男人追著一個女學生。——嗯嗯，沒事。只是那個男的逃了。穿過架空鐵橋（ガード）往市場的方向逃逸。現在三郎正在追他。——嗯。沒有看到那個人的臉，他穿著大衣。——了解。」

良子渾身癱軟坐在地上，那個名叫浜田的流氓，協助她站起來。

「振作一點。」

「——對不起。」

良子依舊一臉呆滯。

「剛才真危險，要是再晚個幾秒妳就會被殺了。」

「是……」

「好了妳快回家吧。」

「好。」良子還是在發愣。

「——怎麼了嗎？」

「不……書包——」

「書包？」

「拿去丟那個男人了。」

「什麼，這樣啊，在哪裡？」

「在那邊架空鐵橋的下面。」

「妳不用怕啦，那傢伙已經逃走了。」

那個名叫浜田的男人笑著說。

「嗯……」

「不過我看起來也很可怕吧？」

浜田笑了起來。

「不，沒那回事——」

良子回到了架空鐵橋下面。

「找到了！眞是不好意思。」

「好。那麼，妳早點回家去吧。」

「非常——感謝。」

良子發現這還是她第一次向這樣的人物道謝。

「被人家道謝我會害羞啦，因爲很不習慣。」

浜田臉上露出苦笑。

「那個人——」

良子從浜田身後看見方才去追大衣男子的那個年輕男子。

「什麼。——三郎！跟丟了嗎？」

浜田出聲問道。

「大哥……對不起。」

叫三郎的年輕人說完之後癱倒在地。

鮮血從他的身體下方擴散出來，良子愣愣地看著眼前的景象。

「——三郎！」

浜田衝了過去。「振作一點！可惡！」

良子聽到浜田打手機叫救護車過來。

「——出血很嚴重。」浜田抱起三郎的身體說道。「加油！」

「如果不止血的話，」良子跑到三郎的身邊。「這件裙子質地夠厚。」

「喂——」

良子突然脫下了裙子。

「把這個捲起來！」

「知道了。」

浜田接過裙子之後用力擰捲，然後按壓在三郎側腹被刺傷的傷口上。三郎低聲呻吟。

「振作！」浜田這麼大喊之後向良子道謝。

「——謝謝。」

說話的語氣很溫柔。

「——間近同學，間近紀子同學！」

紀子聽到自己被叫了之後，喊了一聲「是！」，從座位上站了起來。

午休時間，紀子和伊東綠一起吃便當。

「——有妳的電話，妳家裡打來的。」

辦公室的女性說道。

「是，對不起。」

紀子快步走向辦公室。——到底發生了什麼事了，還打電話到學校來，明明就沒有必要吧。

「——打擾了。」

紀子走進了辦公室之後，拿起了外線電話。「喂——喂喂。」

頓了一會沒說話之後。

「是紀子嗎？」

電話的另一端響起嘶啞的聲音。

紀子倒吞了一口氣，隨即環顧了周圍一眼，在午休的時間，沒有人特別注意紀子那一邊。

「喂。——是喔。」

紀子以若無其事的口吻說道。「怎麼了?」

「抱歉。」

哲郎嘆了口氣。「聽好了，雖然我不想帶給妳麻煩……但是我受傷了。」

「——狀況如何?」

「腳受傷了無法動彈——如果可以的話，食物之類的東西……可以再送來給我嗎?這是最後一次了。」

「好啊。」無論如何紀子還是用和家人交談的口吻講電話。「去哪裡比較好?」然後把哲郎說的地方記在腦袋裡。「OK。那麼，我會順路過去的。你還好吧?」

「嗯嗯……我會好好活下去的。」哲郎說道。

「我也是。」紀子說話的語氣很篤定。

「再見囉。」她切斷了電話。

當紀子打算回教室的時候，卻被叫住了。

「——間近同學。」

「矢川老師。」

「跟我來一下。」

「怎麼了嗎？」

「跟我來就是了。」

矢川一反常態，露出一副爲難的表情。這是爲什麼？

紀子跟在矢川後面，走到職員室辦公室深處的沙發，那裡有兩個男人坐在沙發上。

「久等了。」矢川說道。「這位是間近紀子。」

紀子記得自己曾經見過其中一個男子，也大概猜到對方找她有什麼事。不論實際上是或不是，她的內心依然產生動搖。

「我姓小堀。」那位刑警說道。「妳是間近紀子同學吧？」

「是。」紀子端莊地合膝而坐。「請問有什麼事嗎？」

「妳認識中野哲郎吧。」

反正一定找到證人了吧。否定也沒用。

「我認識。」

紀子筆直地凝視著小堀回答。

「你們是什麼關係？」

「我們是朋友。」

「喔？——現在中野怎麼樣了，妳應該知道吧，或許做了什麼妳也知道了。」

「他不是犯人。」紀子說道。「我是這麼相信的。」

「間近同學……爲什麼妳會和那種男人——」矢川說道。「妳應該知道吧！古畑同學被殺了。」

「好了，冷靜下來。」小堀說道。「妳和中野碰過面了吧？和正在逃亡的中野。」

「我們以後不會再見面了。」

「這樣子啊。——妳說的是眞的吧。要是妳幫助那傢伙逃亡，這樣是有罪的喔。妳應該知道吧。」

「是。」

「妳是在哪裡認識中野那傢伙的？」

紀子不流露任何感情，

「有孩子在平交道上跌倒了，他出手幫忙。我替那孩子包紮傷口——」

「喂，又不是電視連續劇的劇情。」小堀笑著說道。「你們多半是在哪個迪斯可舞廳認識的吧——妳和那傢伙進展到哪個階段了？」

「什麼意思？」紀子臉頰泛紅說道。

「——算了。裝作一副好學生的樣子，這種小孩總是會做出很了不得的事喔。」

「我會好好注意的。」矢川鞠了個躬說道。

「該怎麼處罰就交給你們校方了。算了，因爲還是會到她家去好好談一談，雙方再彼此聯絡吧。」

紀子臉色變得蒼白——居然還要去家裡談這件事！

「那就告辭了。」小堀臨行前順便說道。「聽好了，要是那傢伙和妳說了什麼事，妳要立刻通知，要不然的話，學校方面或許對妳會有什麼想法。」

紀子一語不發。

「辛苦了。」

矢川送刑警們出去。

「老師。」紀子說道。「我會被退學嗎？」

「該怎麼說——這之後才會知道。」

「我想我和誰交往應該是我的自由，我又沒做什麼壞事——」

「間近，妳自己應該很清楚吧，妳這種說法說得通嗎？」

「我知道——你要說的是我在做一些說不通的事。」

「妳的父母很快就會到學校來，就和他們一起回家去吧，妳就暫時不用來上學了，在家裡好好反省吧！」矢川繃著一張臉說道。

「——是。」

說再多也沒用。——紀子下定了決心。萬一爸媽到學校來的話，我就再也逃不了了

「我回去教室拿一下書包。」

「嗯。要回到這裡來，我會在這裡等。」

紀子走到走廊上，快步地回到教室。

「——發生什麼事了？」綠問道。「妳臉色好蒼白。」

「綠。」紀子只塞了錢包到西裝外套口袋裡。「或許我們不會再見面了。」

「咦？」

「電話聯絡吧。」

紀子走出教室之後，連忙走向圖書館的方向。因為她感覺正門和後門或許都有刑警在暗中監視。

圖書館內側有個圍牆壞掉的地方，可以偷偷地從那邊出去。

紀子心想，自己以後大概不會再來學校了……

8 包圍

電話聲響起，正在打瞌睡的泉睜開了眼睛。

「什麼……」

時間已經是傍晚時分。泉把手伸向持續響著的電話。

「——是——喂。——您哪位？」

泉皺著眉頭說道。

對方一句話也不說。

「搞什麼啊，我也很忙的。」

泉抱怨了起來。

「我好痛喔……」

「你說什麼？」

「好痛……好過分，為什麼要那樣痛毆我……」

電話的另一端傳來細微而嘶啞的聲音。

「——你是誰？」

泉重新坐好。

「而且……又讓我從那麼高的地方掉下來……你眞是個殘酷的人……」

「喂！你到底是誰！」

「你回想啊……就算要爬著回來……無論怎麼樣，我都要報仇……」

「你這傢伙——」

電話喀的一聲被掛斷了。

泉緊握著只聽得見嘟嘟聲響的聽筒，一屁股坐在椅子上——背上冷汗直流。

「——媽媽。」

古畑和男出聲喊道。

「怎麼了？」

伸子從廚房探出了頭。

「晚飯很快就做好囉。」

「爸爸呢？」

「啊……中午過後出門去了。」

「到哪裡去了？」

「不太清楚。」

「爸爸有點不太正常。」和男思考了一下之後說道。

「那……也是因爲他太疼愛圭子了，沒辦法啊。」

「這樣啊？」

和男說完之後，伸子追問。

「這是什麼意思？」

「不只是那樣而已，他那副德行也很詭異。」

「和男——」

「媽媽妳也知道吧，雖然不一定很清楚……我很快就要回美國去了。雖然對圭子很不好意思，不過妳應該能夠理解。」和男輕輕聳了聳肩。「我要出門囉。」

「要出門……到哪裡去？」

「有事。」

和男隨即就踏出了家門。

伸子像是全身脫力一樣，整個人一屁股坐在椅子上。

外面的天色差不多完全暗下來了。

圭子的照片——臉上露出微笑的圭子。

那孩子……在死前還能露出那樣的笑臉，到底是多久之前的事了呢？

圭子……是從什麼時候完全變了個樣的呢？

在和男去美國留學之前，家裡的氣氛還算平和。但是，和男不在家裡之後，整個家彷彿突然失去了光芒一樣，圭子臉上不再露出笑容，老公也一直心情不佳，經常把怒氣發洩在伸子身上。

圭子晚歸的次數變多了，即使問她去哪也都不願答。

即使想跟老公商量這件事，但他老是在外面醉到半夜才回家，一回來倒頭就睡。

伸子疲憊不堪。——甚至動過可以的話眞想去死的念頭。

……明明是這樣。

圭子——圭子爲什麼妳會比我先死呢？

妳拋下媽媽自己先死了，妳好殘酷啊！

仲子雙手摀住臉啜泣了起來。即使外面夜幕低垂，房間裡完全變暗，她也絲毫沒有察覺……

「——來，喝吧。」

紀子把吸管插進紙盒包裝的烏龍茶後遞了出去。

「謝謝。」

哲郎嘆了口氣。「——快渴死了，終於活過來了。」

「嗯。」

「活過來了……嗎。健二那傢伙好可憐。」

「這不能怪哲郎喔。」

「可是，如果讓他跟著我逃的話，」哲郎說道。「或許健二就還活著了。」

「這樣可能兩個人都會一起死喔。」

哲郎凝視著紀子。

「要是那樣的話，妳會為我哭嗎？」

「我揍你喔。」

「揍我吧！因爲妳是認眞這麼說的。」

紀子笑了出來。——笑聲在老舊的建築物裡迴響著。

這座工廠現在已經關閉，完全荒廢了。兩人就在這座廢棄建築物的深處。哲郎正坐在破爛的椅子上吃著紀子帶來的便當。

「可是，紀子……妳還是回去比較好。要是妳在這裡和我一起被逮捕的話，連妳也會被送進少年感化院的喔。」

「我不會離開你。」

紀子把頭靠在哲郎的肩膀上。

「妳還眞頑固。」

「當然囉。」

兩人的唇瓣交疊在一起。

「有鮭魚的味道。」

——紀子笑著說道。

「已經入夜了。」

「這裡入夜之後，眞的是一片漆黑。」

「嗯嗯——即使說想換去別的地方，我的腳也……」

「沒關係，我們就藏在這裡吧。——或許眞正的犯人已經被揪出來了。」

「沒用的，因爲我都已經被通緝了。」

「振作一點！」

紀子猛捶哲郎背上一拳。

「好痛……妳別亂打啦。」

哲郎皺起了眉頭。

「我會好好保護哲郎的。」紀子說道。「我爲了你拋棄了我的家和家人。」

「紀子。」

紀子勾著哲郎的手臂，用力地把頭埋在他的胸口。

「——哲郎，我喜歡你喔。」

「嗯嗯——我知道。」

「可是在這裡我們什麼都不能做。」

「什麼都不做也沒關係，妳是我的。」

「嗯……」

紀子聽著哲郎的心跳聲。然後突然起身說道：

「那麼，我要走了。」

「去哪裡？」

「我不想一直在這裡待著，我要親手去逮捕犯人。」

「喂——」

「你不用擔心，在這裡等我！」

「紀子——太危險了，別那麼做！紀子！」

紀子無視於哲郎在她背後的呼喊，在黑暗中小心翼翼地往窗口的方向走過去。

生鏽的鐵門半開。紀子偷偷地試著往外窺視。

人影……會是錯覺嗎？

不——不是錯覺！

紀子的體內瞬間血氣上湧。

是警察！

當紀子的雙眼習慣外面的光線之後，她看見外面聚集了兩三輛警車，有警察正踮著腳步在往他們的方向移動。

被跟蹤了——事情爲什麼會變成這樣！

紀子悄悄地從鐵門那裡離開，往哲郎所在的方向回去。

「——有什麼事嗎？」

那男人詫異地問道。

這是？——難道這男人就是……？

「我叫古畑。」

說話者鞠了個躬。「請問『老師』在這裡嗎？」

「『老師』？」

男人眼裡帶有戒色。「你到底是誰？」

果然不是。這男人不是。

「請通報那位『老師』一聲，就告訴他說古畑來訪，他就會知道是誰了。」

古畑如此說道。「請多多指教。」說完之後又鞠了個躬。

說話的語氣很有禮貌，卻反而讓人感覺不舒服。

「請等一下。」出來應門的男人說完之後又回到門內。

古畑在那扇門扉關閉之前很快出手擋了下來，等到那男人往屋內深處走之後，偷偷地溜進門內。

裡面充滿了廉價香水的氣味——雖然是普通公寓中的其中一戶，可是裡面卻一點也不「尋常」。

門後雖然掛著厚厚的窗簾，也聽不到半點聲音從屋內傳出，但是佇立在玄關的古畑，卻能大概看得見裡面情況如何。

古畑擅自悄悄地掀開窗簾走進裡面。

在微暗的走廊上，紫色燈光營造出詭異的氣氛，裡面有好幾扇門。其中一扇門微微開啓。

古畑悄悄地往那扇門靠近。

「——爲什麼不把他趕回去？」

門內傳出不快的聲音。

「就算請他離開……感覺他也不會回去。」

出來應門的男子說道。

「我不想見他——設法好好找個理由瞞過對方吧——」另一人說完之後。「外面好像有

人。」

那男人往走廊方向探出了頭。

「你不要擅自進來。」

「我可是不會被瞞騙過去的。」古畑說道。「你不出來見我一下嗎？『老師』？」

停頓了半晌之後，

「——我知道了。」說話聲響起。「你到別的地方去吧。」

「是。」

應門的男子瞥了古畑一眼，走回玄關的方向。

古畑在門前停下腳步，把門往內推開。

「——您好。」「老師」說道。「請入內吧。」

古畑走到裡面之後順手把門帶上。

「你眞的是『老師』嗎？」古畑說道。「我曾經以爲那是你的綽號。」

「我沒有隱瞞的打算，有女孩看到我的袖口沾到粉筆的灰，就直接叫我『老師』……所以這也算是我的外號吧。——來，不妨坐下說話吧。」

裡面有一張床與兩張椅子，另外還有一張小桌子。這些家具幾乎就讓室內擁擠到動彈不

得，房內的空間很狹小。

「古畑先生——」

矢川說道。

「老師。」古畑直接打斷了矢川的話說道。「你就是圭子在筆記本上寫的『老師』嗎？」

矢川輕嘆了口氣。

「現在老師和學生談師生戀也不罕見吧。」矢川說道。「而且，真的說起來，是那孩子主動向我示愛的。」

「是這樣嗎？」

「不，我知道你很生氣。」矢川說道。「算了，在這件事情上，我多少也太輕率了。可是啊，圭子覺得你讓她壓力很大。」

「這是藉口嗎？」

「這是真的。」矢川回嘴說道。「我們總是在這裡約會，圭子說過她『不想回家』。」

「少騙人了。」

「不、這是真的。圭子她不想回家去——她對我說不想回家看到爸爸。」

「圭子……」

「是的。——你太疼愛圭子了，老是想把她關在家裡，不准她出門。圭子說，要是她交了男朋友，就會挨你的揍。」

「這是當然的，因爲她還是個小孩子。」古畑說道。

「不，不是那樣。圭子已經是個女人了。」

「我身爲圭子的父親，最了解那孩子的是我。」

「眞是那樣嗎？」矢川輕啜了一口啤酒說道。「但是你不知道她有過幾個男人吧？」

「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圭子的初體驗，至少我不是她第一個男人。」

古畑閉口不語。矢川繼續說了下去。

「我和圭子睡過幾次，我不否認。」

矢川瞥視了床鋪的方向一眼。「不過，我是那孩子好幾個情人之中的一人，這件事我倒是很清楚。——如果你眞的要責怪我的話，我向你道歉，可是……」

「老師。」古畑說道。「我知道得很清楚喔。」

「很清楚？」

「知道圭子有幾個男人——這件事我很清楚。」

矢川凝視著古畑。

「——古畑先生！這是爲什麼？」古畑圓睜雙眼。「你是怎麼搞的？」

「老師，你有資格說這種話嗎？」

「但是我……那孩子找我求救也是當然的——因爲她被自己的親生父親侵犯了。」

「你是說『侵犯』嗎？」

古畑一臉不悅。「豈有此理！那孩子很幸福的。她每次和我做愛總是很開心，老師你不要扭曲事實。」

「你說什麼鬼話！我可是都仔細傾聽她的心事。她老是哭喪著臉對著我說，回到家就好像回到地獄一樣。」

「胡說八道！」

古畑突然起身，同時右手握著匕首。

「你想做什麼！」矢川發出害怕的聲音。「快來人啊！」

「做老師的人要有老師的樣子，你還眞是不像樣。」

「古畑先生……」矢川臉色蒼白。「——原來是這樣啊!是你幹的吧!你殺了自己的女兒嗎!」

「我實在是忍無可忍。」古畑緩緩地舉起匕首。「那孩子變成了被你隨意玩弄的玩具。」

「你才把自己的女兒當成玩具吧!」

「我愛我的女兒!所以——所以,那孩子說她或許懷孕了的時候,我就下定決心要斷了罪惡的根源。殺了那個孩子,就等於救了那孩子。」

「古畑先生——」

「我下定決心,絕對不原諒那孩子交往過的情人。雖然找人耗費了我一些功夫,不過……老師,那孩子在另外一個世界等著你喔。」

「古畑先生……住手!」

因爲房內太狹窄,根本無處可逃。

古畑緩緩地逼近矢川。

「誰來救救我啊!」

矢川大叫。

然後——只見古畑呆立原地，隨即緩緩倒地。

後方站著一個二十歲左右的年輕人。

「——我是古畑的兒子。」

那個年輕人說道。

「你是他兒子？」

矢川臉上的汗珠閃閃發光。

「我知道妹妹和爸爸之間有不可告人的事。所以我才會逃到美國去。」古畑和男說道。「不過，妹妹曾經寫信給我，信裡寫說爲什麼爸爸不願意放了她……」

「是嗎……」

「她也曾經提到過矢川老師。」古畑和男以嚴肅的口吻說道。「你和妹妹明明是師生關係，卻做出這種荒謬的事。」

「那是……」

「當然這消息一定會傳開來的，你大概也要被迫辭職了。」

「不，可是——」矢川説道。「那你父親又該怎麼辦?」

「我用擊退色狼專用的電擊棒讓他不能動彈——我會將我爸爸的所作所爲公諸於世。」

古畑和男説道。「好了，到警察局去吧。」

「那個——這件事能不能商量……古畑先生。」

矢川的聲音帶著顫抖。

「老師，已經沒辦法了。既然你知道我爸爸的事，自然就必須向警方全盤托出。」

「我去叫警車裡的警察過來。」

「哲郎……」紀子緊緊地擁抱著哲郎。「對不起。」

「沒關係——比起這件事，我也連累到妳了。」

「我已經不在乎了。」不想逃了。——警察已經拿著手電筒照著工廠內部進來了。

「哲郎……不要放棄喔。」

紀子握住哲郎的手。

腳步聲以及搖曳的燈光來到了附近。然後，就在光線照到兩人身上的時候。

「喂！」喊叫聲響起。「撤退！」

現場一陣騷動。

「撤退了！動作快！」

發出怒吼聲的是那個叫小堀的刑警。

警官接二連三地全部走了出去。

「——怎麼回事？」

哲郎整個人愣住了。

「我也不知道。可是——看起來真的都回去了。」

紀子感到不可置信，躡手躡腳地往前走，然後她看見了窗口的人影。

「——妳在嗎？」

「野田先生！」

「妳在啊。哲郎也在嗎？」

「對！他在這裡。」

「沒事吧？——太好了。」

野田鬆了口氣說道。「犯人被逮捕了。」

紀子不禁跳了起來。

「哲郎!——哲郎!」

她一邊大叫一邊衝了回去……

尾聲

「我認為古畑也有出手殺健二。」野田說道。「所以我才派人監視。但真沒想到，他親手殺了自己的女兒。」

「而且還殺了其他女孩子，如果能早點發現的話……」紀子說道。

紀子來到了社長室。

「真是謝謝你救了我們，那個刑事後來就撤退了。」

「其實事情也很妙。」野田說道。「那天在那家餐廳吃飯的女人。而且，那個女人正好是小堀的上司的老婆。」

「原來是這樣啊。」

因為紀子回去學校上課了，所以身上穿著水手服的制服。

「妳能回學校上課真是太好了。」

「我不想抱怨。矢川先生發生了那麼大的醜聞。結果讓家裡的人對我叨唸。」

紀子說道。「——哲郎如果出獄了，請讓他金盆洗手。」

「我知道了。」野田點了點頭說。

「眞的嗎？」紀子眼裡閃爍著光芒。「謝謝。」

「就當成是解決事件的慶祝吧，而且泉那傢伙也被逮捕了。」

「古畑太太似乎也幫過健二。」

「嗯嗯……可是還是來不及——但是，三郎得救了。而且，救他的女孩——好像叫良子吧。浜田那傢伙愛上她了。或許會有第二對情侶誕生。」野田笑了起來。

二人頓時陷入沉默。然後——

「——那麼。」紀子站了起來。「因爲我答應過你了。」然後褪去了身上的水手服。

「沒關係啦。」野田搖了搖頭。「我們合作揪出了犯人，這樣就夠了。」

「怎麼這樣……我要信守承諾。」

「沒有必要，再說，這樣的話哲郎不是很可憐嗎？」

「由你開口抱怨不是很奇怪嗎！」

「妳這傢伙很頑固耶，眞是的！」

「我要遵守約定，你要是不抱我，我就賴在這裡不回去了！」

——這兩個「頑固的人」應該還會僵持好一陣子。

將惡魔逼入絕境吧！

1 墜落

這種事其實也並不少見。

在點名的時候，沒有回答的學生就是「缺席」。

安東令子今年四十歲。她從事教師這份工作已將近二十年，點名這件事情就像呼吸一樣，即使在無意識的狀態下也能做。

此時，安東令子喊了聲：「栗田同學。」

「栗田美雪同學。」

她心想一定會有回答，手中的原子筆早已畫了半個圈。

但是——對方卻沒有回應。

「栗田同學？」

安東令子從出席簿後方抬起了頭。

安東令子進教室的時候，她感覺自己似乎有看到栗田美雪，所以才會認爲對方當然出席

了。

那孩子確實坐在窗邊的座位上……

對——栗田美雪確實坐在她的位置上。

「栗田同學——妳怎麼在發呆呢？」

安東令子小心翼翼，盡量不用斥責的語氣對她說話。

栗田美雪是個很老實而且認眞的學生。她和最近那些認爲上課說話是與生俱來的權利的學生不一樣。

所以即使她偶爾發呆，也不應該加以責備。

只是，栗田美雪的模樣很不尋常。即使稍微發呆一下，應該也會立刻察覺，然後就會有所回應才對。

在栗田美雪周圍的學生都轉向了她。

「美雪——美雪！」

並且出聲叫了她。

即使如此，栗田美雪依然凝視著前方，完全不爲所動。

「臉色看起來很糟——身體不舒服嗎？」

安東令子推了推眼鏡，在課桌椅之間行走。「栗田同學，妳有聽到我說話嗎?」

突然——栗田美雪像是整個人彈起來一樣站了起來。然後——

「不要過來!」

她用震耳欲聾的聲音高聲喊叫。「別靠近我!不要管我!不要管我的事!」

幾乎話不成聲的尖銳喊叫，讓每個人都動也不動地愣在原地。

「住手!——住手!——不要碰我!住手!不要!不要!」

栗田美雪披頭散髮，全身痙攣似地大喊大叫。

「振作一點!栗田同學!冷靜下來!」

安東令子終於回過神來，抓住美雪的肩膀。美雪立刻扭動身體逃開，但是老師追上去纏住了她，並且緊緊抱在懷裡。

「誰來幫忙一下!」

安東令子大聲叫喊。

立刻從座位上站了起來，衝到兩人前面的是間近紀子。她是個可靠的女孩。

然而，因爲紀子的座位離得太遠。栗田美雪的身體已經撞向窗戶，玻璃都碎裂了。

「危險!」

間近紀子大聲喊叫，然後躍起踩在中間的桌子上，飛身衝了過去，落在正在推擠拉扯的兩人身上。

然而，紀子只能抓住一個人。另一個人則是快了一步與窗戶的玻璃碎片一起掉落到外面去。

教室裡充滿了不成聲的慘叫。

「小綠！——老師呢？」紀子站了起來喊道。

紀子緊緊地把美雪壓制在地面上。紀子好友伊東綠衝了過來，然後從窗戶往下看。

「掉下去了。」

綠的聲音激動高亢。

「掉在下面的……花壇上……。倒在那裡吐血了。」

班上的學生都一起站了起來。

「小綠！快去叫老師們過來！」

紀子拚命地壓住奮力掙扎的栗田美雪。「誰來幫我一下！把美雪壓住！」

但是每個人都愣住了，簡直就像是在作惡夢一樣呆立原地。

紀子被美雪的指甲抓到了臉，即使一直被毆打，還是不願鬆開自己壓制著她的手。

當綠叫來的幾個男老師到場的時候，紀子制服上的鈕釦幾乎都被扯掉了，而且襯衫也被撕碎了。

「——好了，間近，交給我吧!」

一個男老師接手處理之後，紀子終於在地面上滾了幾圈後逃開。

「紀子!妳沒事吧?」

綠衝了過來。「我已經盡量趕過來了，可是——」

「我知道。沒什麼大不了，只是被抓傷而已。」

她筋疲力竭地坐在椅子上。

「安東老師呢?」

「現在老師他們——」

當綠正在回答的時候，兩人看見了老練的學年主任水上的禿頭。

「發生什麼事了!到底是怎麼回事?」

水上滿臉通紅地走了過來，凝視著紀子的臉說道。

「妳們是在打架嗎?」

「不是的!我，美雪她……」

轉過身去的時候，栗田美雪突然精疲力竭似地昏厥過去。

「——昏倒了。她是歇斯底里嗎？」

「水上老師。安東老師呢？」

水上臉上突然露出氣憤的表情。

「過世了。」

紀子知道，水上感到生氣的不是引起這起事件的學生，而是居然發生了這種慘劇……

2 M與N

「喔！」

野田抬起了頭，看了一眼紀子的臉之後，語氣輕快地說道。「妳的傷是怎樣？和女同學爲了男生爭風吃醋，扭打之後弄成這樣？」

「才不是因爲那樣！」

鼓起的雙頰上貼著ＯＫ繃的間近紀子，身穿制服揹著書包從她就讀的Ｎ女子學園放學了。

「給我一杯咖啡。」紀子重重地坐在沙發上說道。

「我這裡又不是咖啡店。」

「送一杯咖啡過來。加牛奶不要加糖。」野田一邊抱怨，一邊用桌上的對講機下命令。

「怎麼樣，我記得很清楚吧。」

——野田重人今年四十五歲。表面上看來是個冷靜的「企業家」。另一方面，間近紀子

則是十七歲女校高中生。

乍見之下形成鮮明的對照，但這兩個人「關係很好」。

其實紀子的男朋友是中野哲郎，正好是這位野田先生的手下。然而，因為某個殺人事件的關係，中野哲郎被當成了殺人嫌犯。

紀子與野田合力救了哲郎一命，現在哲郎因為其他的輕罪正在服刑，不過應該不至於關太久。

野田在咖啡送來之後，自己也嘆了一口氣。

「好了，來這裡有什麼事嗎？」野田說道。「沒什麼事的話，N女子學園的大小姐不需要來這種不乾不淨的地方。」

「那是在諷刺嗎？」紀子說完喝了一口咖啡。「請用新鮮一點的咖啡豆好嗎。」

「妳這傢伙還真是囉唆。」野田露出苦笑。

表面上是「企業家」，但實際上是「黑社會老大」——說成這樣似乎很悲哀。

但是，野田確實靠違法的勾當在賺錢。

「三天前，我們學校的老師過世了。」紀子說道。

「那還真是可憐，需要我送花圈過去嗎？」

「不要說玩笑話。」紀子瞪著野田說道。「當時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

野田聽完當時的來龍去脈之後，臉上浮現了戒色。

「——原來如此。」野田點了點頭說道。「但是那個女學生突然歇斯底里，責任可不在我身上。」

「你應該了解吧。」紀子說道。「栗田美雪有在施打毒品。」

「我想事情也是這樣。」野田聳了聳肩。「但是妳爲什麼要跟我說這些？我這裡可沒有在賣毒品。你應該知道吧。」

「嗯。」紀子點了點頭。「可是你應該知道誰在幹這種勾當吧？」

「喂喂。——妳是想殺了我嗎？妳要我供出同業中的某個人？要是我做那種事，大概三天之內就會被沉到河底淹死吧。」

「沒問題的啦。現在的河川大致上都淹不死人的。」紀子若無其事地說道。「總之，毒品殺了安東老師這件事是確定的。我無論如何都想找出犯人。」

野田深深地嘆了口氣。

「我很想幫妳。但是啊，我的能力畢竟有限，因爲我又不是總統之類的大人物。」

「我知道。我也不想讓明美小姐爲你傷心。」

明美是野田婚外情的「情人」。爲了安全起見，野田把妻子安置在北海道，所以野田和女人交往不會不自由。

但是，實際情況卻是越來越麻煩。

「請你設法幫我蒐集一些情報，這樣就夠了。」

「然後妳想怎麼做呢？」

「我要揪出犯人。」

野田搖了搖頭。

「妳還是放棄吧。那些傢伙把殺人當成家常便飯。他們會威脅妳快點放棄，而且做事情從來不會有所遲疑。例如突然把妳抓起來，到頭來只會被當成玩物狠狠地玩弄，然後再把妳帶到深山裡的湖邊，綁上石頭後把妳沉到湖底。要不然的話，就是對妳注射毒品，把妳關起來，然後再讓一群男人玩弄妳。諸如此類的悲慘下場我不想再說了。妳放棄吧。」

「可是，這不是我一個人的問題。我必須要保護好N女子學園。因爲毒品的關係。」

「妳說什麼？」野田瞪大了雙眼。

咚咚。敲門聲響起。

「——我可以進來嗎？唉呀，妳在這裡啊。」明美進門看見紀子之後說道。

「有什麼事嗎?」野田的口吻顯得有些不耐煩。「重要的事情正好討論到一半。妳待會再來吧。」

「唉呀,對不起。」明美乖巧順從地說。「那麼我就等一下再過來好了。」

「嗯嗯。」

正當明美準備走出去的時候,「紀子,妳臉上怎麼貼了OK繃?」

「當裝飾品用。」

「是嗎?應該不是被這個人出手襲擊的關係吧。」

「如果野田先生出手襲擊我的話,可能他全身都要纏滿繃帶變成木乃伊了。」

明美一邊放聲大笑,一邊走了出去。

「——妳別老是亂開玩笑。」

野田瞪視著紀子。

「明美小姐是個好女人。你要好好珍惜她才行。」

「妳對我說教,內容我都記不住的。」野田回嘴說道。「——妳去探望過哲郎沒。」

「嗯。」

「他應該還好吧?」

「他很好——當然，如果讓我爸媽知道這件事，他們應該會嚇死吧。」

「真是的，妳真是個奇怪的傢伙。」

野田在自己的扶手椅重新坐好，「M與N嗎？……記得不久之前才提過這件事。」

紀子默默地微笑。

間近紀子的〈M〉。野田重人的〈N〉。

把兩個字母並列在一起，就可以半開玩笑似地稱之爲〈M與N偵探社〉。

「野田先生。」

紀子改用另一種口吻說話，「你應該記得我還欠你一件事吧？」

野田瞥了紀子白皙的腿部一眼。

在出手幫哲郎的時候，野田曾經說過要紀子獻身給他，但是到最後依然沒出手就結束了。

「如果是那件事的話，只要我自己放棄權利不就得了。」

「可是我還是很在意。」紀子露出微笑，「好奇怪。明明就想忘記，卻又特別……」

野田緩緩地嘆了口氣。

「——妳說說看吧，我看看能爲妳做什麼。」

「總之——」校長說道。「現在最重要的是避免讓我們N學園的名譽受損。」

老師們默默不語。

會議已經進行了兩個小時，大家都累了。無論如何，事實的眞相還是弄不清楚。討論幾次都沒有共識，到頭來只是白忙一場。

「——沒有證據顯示有人特別在針對我們學校的學生。」

對於校長永井所說的話，有好幾個老師很想開口表達意見，但最後還是沒能說出口，就那樣保持沉默。

「聽清楚了，萬一這種謠言散播開來，傳到學生父母的耳裡——一定陸續有很多家庭會讓自己的小孩轉校。情況如果變成這樣，這個學校就經營不下去了。」

永井環顧著在場所有人說道。「學校能生存下去——才是眞正的第一要務，所有的其他事情都沒這件事來得重要。」

永井雖然已經年過六十，聲音也稍嫌微弱了些，但是說話的語氣卻不失其說服力。

「校長先生，您說的話我們都很能理解。」

學年主任水上禿頭上的汗珠閃閃發光，「但是，我們也沒辦法說什麼事都沒發生

過……」

「當然！事情其實很單純。無論再怎麼小心注意，好的東西裡面一定都會混雜壞東西，在這時候，只要把壞的揪出來就行了。」

「妳的意思是……」

「那個姓栗田的……應該名字叫美雪吧？」

永井推了推眼鏡，看著手邊的資料，「這個學生就要求她退學吧。因爲都施打毒品了，校方做出這種處罰也是理所當然的。」

「請等一下。」

年輕的聲音響起。

「大久保老師，您有意見嗎？」

「我是栗田美雪的導師，關於這次發生的事件，我覺得自己也有責任。」

今年三十二歲的青年教師說道。「栗田美雪是非常認眞的學生，她或許沒有養成吸食毒品的習慣。」

「吸食一次就很嚴重了，不是嗎？」

「的確。但是，本人似乎完全不記得發生過的事。根據她的說法，她午休時間在餐廳

買了一罐可樂喝了之後，感覺頭腦昏昏沉沉。要是誰在那罐可樂裡面放了毒品讓她喝下去……」

「那也可以說是當事人的託詞吧？沒有人想被退學吧？」永井說道。

「如果栗田同學說的是眞的那該怎麼辦？只讓栗田同學一個人退學也沒辦法解決問題吧？」

「但是……到底是誰會把那種東西放到可樂裡呢？」其他老師說道。「我們進貨的業者已經來往很久了，那個賣可樂的老伯看起來像毒販嗎？」

會議室頓時哄堂大笑。

「安東老師才剛過世喔。」永井皺起了眉頭說道，在場衆人頓時鴉雀無聲。

「葬禮的事情就拜託你了。」永井對水上說道。「那麼，就此散會吧。」

在依然充滿不知如何是好的氣氛之下，校長快步地走出會議室。

然後，老師們也紛紛收拾東西之後起身，三三兩兩結伴，竊竊私語地走了出去。

「——大久保老師。」水上走到依然坐在座位上的大久保後方停下腳步。「好了，你就別那麼在意了。因爲大久保老師當導師的時間也算短。不過你很快就會習慣了。畢竟無論你爲學生付出多少，總是會有學生辜負你的心意。」

大久保默默地闔上檔案夾站了起來。

「——大久保老師。」

「要栗田退學，好早點讓事情落幕。這種心情我可以理解。但是如果事情的起因放任不管的話，或許還會出現其他的犧牲者喔。」

大久保如此說完之後，快步走出了會議室。

「年輕的小伙子……我以前也是像你一樣……」

水上嘆了口氣，輕輕搖頭之後低聲說道。

3 元氣之素

從早上開始就有點頭暈目眩。

但是不外出買東西不行了，冰箱已經空無一物。

眞田充江在下午三點的時候終於起身了。

「——眞的很討厭。」她拖著手推車，一邊走路一邊低聲呢喃。

雖然按了電梯的按鈕，可是燈光卻沒亮起來。——難道是故障了？

抬頭一看，才發現上面貼著「定期檢修」的告示。

爲什麼偏偏會是在這個時候！

原本更想明天再外出購物，但是今天晚上老公就出差回來了，充江很清楚，要是她沒先準備好老公喜歡的東西，到時候老公一定又會不高興。

充江嘆了口氣，雙手抱著手推車走下樓梯。對於力氣不是很大的充江來說，走四個樓層的樓梯是一件大工程。

不過，回來的時候呢——對，回來的時候或許電梯就會動了吧。

好不容易走下了一個樓層，但要是不稍微休息一下就會喘不過氣來。

眞的……明明還不到三十四歲，但是有點發胖卻是事實。自己也很清楚這一點。

不過，又不是自己貪吃的關係造成的……對，再怎麼說，世界上又不是只有吃這件事才有樂趣！

充江重新整理好心情，從社區裡自己住的那棟大樓走了出去。

因爲外面天氣很好，讓人感到心情愉悅，原本覺得外出麻煩的充江，現在也覺得一走出戶外就很開心。

社區裡通往超級市場的道路，因爲和汽車行駛的道路分開，所以可以悠閒地散步。

實際上，當充江在超級市場東買西買的時候，她也覺得這次出門一趟眞的是太好了。

「——唉呀，眞田太太。」

充江被叫了之後停下了腳步。

「啊……妳好。」

說話者是倉田信子，跟在她身後的人則是一直如影隨形的相澤京子。

兩人都比充江稍微年長，大概四十出頭。倉田信子確實是比較年長一些，實際上她把相澤京子當成了自己的「小妹」。

充江因爲沒有小孩，所以很少和鄰居往來，不過因爲她擔任社區自治委員會的幹部，所以即使不喜歡對方，也必須和擔任會長的倉田信子往來。

「——妳買東西出手還眞豪爽。」

倉田信子窺視充江的手推車裝的東西，「這樣很重吧，要京子太太幫妳拿嗎？」

「不，這怎麼好意思！」充江連忙推辭。「我自己就拿得動了。」

「是嗎？——啊，裡面有魚，妳還是別在這家超市買魚比較好。我可以告訴妳哪裡賣的魚比較好吃。」

倉田信子話才說完，立刻就擅自把充江的手推車打包好的魚肉切片拿了出來，「京子太太，放回去架上吧。」

「好。」

相澤京子一聽到倉田信子說的話，立刻就衝到超商裡的魚賣場去。充江只是愣在原地。

「——那麼妳結帳之後，就到魚店去吧。沒關係的。只要吃了那魚店的魚，妳老公就會

很開心的，我可以向妳保證喔。」

倉田信子拍了拍充江的肩膀。

確實沒錯——但充江自己當然也可以「保證」。原因在於那家魚店的價格是超市的三倍！

但是，充江卻無法把「如果太貴就不買」這句話說出口，她一邊擔心錢包裡的錢夠不夠，把魚買了下來。

倉田信子也沒有小孩，但她老公是高薪的電腦工程師。而且她老公已經單獨到紐約工作兩年了，所以倉田信子可以自己一個人過著優雅的生活。

無論是身上穿的衣物、戒指或者是項鍊，每一件價格都很昂貴。自己一個人過活的話，即使魚的價格比市價高出三十倍她也不會介意。

眞沒辦法。這也是做人處事的難處……

「——謝謝。」

充江道完謝之後立刻就想和她們道別。

「唉呀，眞田太太，妳這麼急著要走啊？」

倉田信子說道。

「啊……沒有，其實也不是……」

「那麼就陪我一起去買東西吧。欸？市場上人還很多很熱鬧耶。」

然後她催促著相澤京子快點走。

充江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之下，喀噠喀噠地拖著購物車跟她們兩個一起走……

「——眞是不好意思。」倉田信子端出了冰茶。「妳應該很累了吧，累了跟我說不就好了嗎？」

這種話怎麼說得出口呢——充江心裡頭雖然這麼想，不過嘴巴上卻這麼說：「沒這回事。因爲我最近變胖了，所以很容易氣喘吁吁的。讓您擔心了眞是不好意思。」原因在於，自己的東西都已經買完了，而且在一個小時之內被拉著到處逛，因爲累過頭引起頭暈目眩。

這裡是倉田信子的家——話說回來，因爲這裡是社區，所以當然建築物都很類似，不過四房兩廳的寬闊空間，再加上家具的豪奢程度，即使充江依然頭暈目眩，氣喘吁吁，她也能充分感受得到有多氣派。

「可是妳這樣不行喔，妳明明比我們年輕那麼多歲，卻那麼容易覺得累。」相澤京子說道。

充江怎麼樣也無法對這個女人抱持好感。京子總是一直跟在倉田信子身邊，設法討她的歡心，對於經常往來的店面和業者，也經常會狐假虎威。即使只看到她在旁邊，心情也會好不起來。從外表來看，雖然打扮得很華麗，不過看上去比實際年齡四十歲還要老。

「妳有在吃什麼藥嗎？」

倉田信子問道。

「妳說藥嗎……像是維他命之類的嗎？」

「不是喔。我說的不是那種，現在有很多好藥。不但沒有副作用，而且吃了會很有精神，而且感到精力充沛。」

倉田信子轉向相澤京子的方向說道：「她也有在吃喔。」

「對，眞的很棒喔。——眞田太太，妳這麼容易就氣喘吁吁，吃了以後絕對會比較好。」

「可是……」當充江還在猶豫不決的時候，倉田信子迅速起身拿了藥瓶過來。

「就是這個。──欸，要是沒用的話不吃也可以，妳不妨就試試吧。」

充江擔憂地接過藥瓶，眼睛直盯著藥瓶瞧。

「──妳不用擔心啦。」相澤京子笑道。「這個藥我們也一直都有在吃，就像妳看到的，我們兩個都精神飽滿吧？」

「嗯……這要多少錢呢？」

「這樣只要三千日圓。因爲服用一次的劑量很少，所以價格不貴喔。」

三千日圓……價格不是很便宜。不過看這個情況，感覺怎麼樣也無法拒絕。

「那麼……我就試吃看看吧。」充江怯怯地說道。

「對！請妳一定要吃吃看。因爲我這邊還有很多，所以妳就帶回家吃吧。」

充江付完了錢。

「那麼，我也差不多該告辭了──」

她才剛要起身。

「唉呀，妳要回去啦？」

「因爲我老公快回來了，所以要準備晚餐──」

「是這樣啊。那麼妳現在就吃下這個藥看看吧？或許妳拿著重物回去也會覺得很輕鬆喔。」

「嗯……好。」

無可奈何，充江輕輕打開那罐藥瓶的蓋子。

「這是藥粉耶，我要怎麼服用呢？」

充江問道。

「——我回來了。」

眞田發出疲憊的聲音之後走入了玄關。

反正充江應該又倒頭就睡了吧。——因爲那傢伙很愛睡。

「喂——」

他脫掉鞋子走進家門之後，

「你回來了！」

眞田嚇得整個人都快跳起來了，因爲充江精神飽滿地大喊之後飛也似地衝了出來。

「搞什麼，喂。妳讓我嚇到了喔。」

「辛苦了！我幫你拿公事包。快去換衣服，晚餐剛好做得差不多囉！」

眼前突如其來的情況讓眞田完全愣住。

搞什麼？今天未免也太有精神了吧？

餐桌上擺滿了琳瑯滿目，幾乎快吃不完的菜餚，眞田大吃一驚。

「妳到底是怎麼了？」

「唉呀，你不喜歡嗎？」

「也不是這麼說啦……」

「好了好了，快點吃吧！菜涼了就不好吃了。」

在聲聲催促下，平時總是坐在沙發上伸懶腰的眞田，才過了十分鐘就去用晚餐了。

「——好吃。但是這到底是怎麼回事？有什麼好事發生了嗎？」

眞田一邊吃一邊問道。

「等一下再跟你說囉。」

他得到了惡作劇似的回答。

眞田笑了一下。

的確，充江結婚之後體型圓滾滾的，變得很難說她很可愛，不過如果能這樣心情愉悅地對待老公，身為老公的自己當然非常開心。

——飽餐了一頓之後，眞田攤開了晚報，然後……

「老公，洗澡吧。」

「嗯嗯……可是，時間還早啊。」

「有什麼不好。該悠閒地休息的時候就該好好休息才行。」

「妳說的是沒錯啦……」

眞田見到充江眼睛綻放出他從未見過的閃爍光芒，不由得感到詫異。

「充江……」

「今晚……要一起洗澡嗎？欸？」

充江肥重的身軀坐到了眞田的大腿上。

這傢伙是怎麼了？整個人呆住的眞田，被充江吻了之後更是瞪大了眼睛。——這情況還是第一次發生！

不過，眞田也沒時間可以多想了，他被充江推倒之後壓了上去，還沒去洗澡就先「出了一身汗」……

4 同志

「老師。」

雖然紀子出聲叫了對方，不過對方似乎沒聽到，愣愣地坐在位置上。

「大久保老師！」

喊得稍微大聲一點之後，大久保這才驚覺到。

「——是間近同學啊。」他嘆了口氣。「嚇了我一跳。」

「老師爲什麼在發呆？宿醉嗎？」

在校園的樹蔭底下——有個老舊的長凳。

放學後的校園已經安靜下來。由於是女校的關係，所以不允許學生爲了社團活動而在學校留得太晚。

「妳總是很有精神耶。」

大久保露出微笑。「一看到妳，妳總是給我這世上沒有煩惱存在的感覺。」

「這還眞是抱歉呢。」紀子嘟起了嘴，「別看我這個樣子，其實我也是很辛苦的呢。」

「這樣啊。──也是，人都是過得很辛苦。」

「老師是因爲栗田美雪的事才這麼想的嗎？」

經紀子這麼一問，大久保一臉不可思議地回答：「爲什麼妳會這麼想？」

「因爲只有老師你一個人反對讓她退學。」

「喂，等一下。這消息是從哪裡──」

「這件事也不知何時從哪裡傳出來的。」

紀子說道。

「是嗎……這樣子啊。」大久保的視線落向遠方，「但是最後還是沒能阻止，結果還是一樣的。」

「也不能那麼說，人與人之間，有時候也要有信任感存在才行。」

「說的也是。」

大久保點了點頭說道：「──間近同學。爲什麼妳這時間還留在學校？」

「我在等。」

「和人有約嗎？跟誰？」

「也不是跟誰有約——」

就在紀子說話的時候，噠噠的腳步聲響起，

「大久保老師！」

在辦公室裡的老師衝了過來。

「怎麼了？」

「校長叫你過去一趟。」

「叫我？我知道了。」大久保站了起來。「找我不知道什麼事呢？」

他一邊歪著頭說，一邊快步離開。

——紀子一個人端坐在長凳上，抬頭凝視著上方的天空。

即將夕陽西下的天空。

紀子突然想起哲郎——哲郎現在只能透過窗戶看到四方形的天空吧？

不過，因爲只要再忍耐一陣子就好了，哲郎，你要好好加油喔！

我也——對，我在哲郎回來之前非得要打起精神來不可。

但這也不是說一定要埋首在解決危險的事件。可是，人總是有一些不得不做的事……

紀子坐了一會兒之後，聽到一陣腳步聲響起。

「大久保老師，結果如何？」

準備轉身過去的紀子，突然覺得好像有什麼東西蓋住了頭部。

因爲紀子以爲一定是大久保回來了，所以有所鬆懈。才掙扎了一會兒，在蓋住頭部的袋子底下，脖子周圍感覺一下子被用力勒緊。

沒辦法呼吸！

在此同時，紀子放在椅背後的右手遭到反擰，被壓制在板凳上——痛到覺得手臂快被折斷了一樣。

雖然想拚了命逃走，但是對方很懂得怎麼施力壓制。

好痛苦……哲郎！我就要死了！

哲郎……

意識逐漸遠離，身體慢慢放鬆，同時似乎也比較沒那麼疼痛了。

唉……應該有人救了我吧？

還是說——還是說，這就是「死了」？死了就是這種舒服的感覺嗎？

哲郎……

在意識逐漸模糊的過程中，紀子對自己說了：「不行！」不能死！哲郎在等著我。等著我和他見面。

這麼一想之後，紀子掌握了現在自己的狀況。

空氣——要設法呼吸到空氣……

被蓋在頭上的袋子似乎是塑膠袋。紀子張開嘴巴猛吸空氣。

袋子立刻被緊密地吸附在嘴巴裡。然後她猛力用牙齒咬住，讓上排和下排的牙齒嵌入袋子之後咬碎。塑膠袋破裂了。

吸進空氣了！紀子呼吸了好幾次。

然後她被反擰的手臂奮力掙脫壓制。

紀子從長凳滾落到地面上。她聽見一陣衝出去的噠噠腳步聲，但卻是連身體都起不來。

就在此時——

「間近！」

一陣聲音響起。

「妳怎麼了！」

是大久保。紀子被扶了起來，被套在頭上的塑膠袋也被取了下來。

「——是老師嗎？」紀子氣喘吁吁似地說話。「如果你能早一點趕過來就好了……」

「妳……到底是發生什麼事了？」

「雖然我也不清楚到底發生了什麼事……」紀子有點哽咽，「只是——我好像差點被殺了。」

大久保不禁目瞪口呆。

「唉呀呀。」

紀子輕輕地放下裝拉麵的碗之後——

「原來被殺的話肚子會變餓啊。」

「喂，間近……」大久保臉上露出發愣的表情。「總之先說明給我聽吧。」

「等一下——請給我一杯茶！」

拉麵店裡面相當擁擠。

「妳沒事吧？」

「嗯，好歹保住了命。」

紀子嘆了口氣，「老師，校長應該是跟你說要取消對栗田的退學處分了吧？」

「爲什麼妳會知道！」

大久保圓睜雙眼。

「因爲是我要他這麼做的。」

「妳？」

「妳知道校長有女朋友嗎？」

「不——我不知道。」

「是另一所學校的老師，大概二十八歲。」

「二十八歲？」

「嗯。我對他說如果你不想讓這件事公諸於世的話，就取消對栗田同學的退學處分。」

「喂，等一下。那樣的話不就是——」

「算是一種脅迫啦。」紀子若無其事地點了點頭。「可是，這是爲了要更正錯誤的事情，同時他本人也是爲了自己。」

「可是……」

「老師。我有可以幫我的人。我想要揪出把毒品帶進學校的人。」

紀子說的話讓大久保也只能目瞪口呆。

「所以妳才會遭到那樣的毒手?」

「對——可是，到底是誰下的手?明明幾乎沒人知道這件事才對。」

「眞是的，妳這傢伙眞讓人搞不懂。」大久保搖了搖頭說道。「——爲什麼妳還嘻皮笑臉的?」

「大久保老師，我說你嘔起氣來還眞可愛。」

「你說什麼?——不行!我是不會對學生出手的。」

「這是理所當然的啊。因爲我也有男朋友了。」

「什麼嗎，原來是這樣啊？」

「雖然他現在入獄服刑了。」

大久保嘔氣的情況是越來越嚴重了……

野田已經躺在床鋪上快睡著了。

明美正睡在他身旁——野田雖然已經很久沒有和明美發生關係，不過即使只是這樣睡在一起，總能讓他覺得安心。

眞的很微妙——我也上了年紀了吧。

直撥電話鈴聲響起。

「——喂。」

野田接起了電話。

「這是M給N的訊息，今天我差點被人殺了，請表示意見。」

「是妳啊？——差點被殺了？這是怎麼回事？」

「要是知道怎麼回事，就不會差點被殺了。」

「喂，等一下，把事情說清楚。」

野田立刻完全醒了過來。

「那是專家的手法。」聽完紀子的話之後說道。「還好妳得救了。從這件事可以看得出妳的厄運有多強。」

「那個……我看，這次我不如就闖進你那裡，引發『當你老婆』的騷動如何？我就說我被你侵犯了，然後哭哭啼啼的要你負責好了……」

「不要威脅別人，不如仔細思考該怎麼應付那些偉大的老師。」

「我知道。可是這次的狀況很嚴重，畢竟我不想這麼年輕就死了。」

「怪了。知道妳在查那件事的人應該很有限吧？」

「所以我才會聯絡你啊，你有線索了嗎？」

「等一下。即使妳這麼說，我也沒辦法馬上——」

「總之，在我被殺之前請揪出犯人，不然我變鬼之後會去找你的。」

「妳變鬼的話應該會更恐怖吧。」野田回嘴說道。「總之妳要小心。萬一妳發生了什麼事，我會被哲郎那傢伙怨恨的。」

「不過，要是我真的會被殺的話，要先被野田先生抱過才能死而無怨。」

紀子說完之後笑了一下。「就先說到這——啊，對了。明天我想帶我們班導師過去，可以吧？」

「嗯嗯……」

「老師？這是要做什麼？我可是很討厭念書的人。」

「老師也會出手幫忙。那麼明天我會去你那裡一趟。」

野田歪著頭思考。

到底是誰會知道野田和紀子的事？

「——怎麼了？」

明美翻過身來問道。

「妳起床啦，是那個野丫頭打來的。」

「紀子嗎？她很惹人憐愛——爲什麼你不抱她呢？」

「明美——」

「那孩子的話應該沒問題的？我不會介意的喔。」

「別說了。」野田親吻明美的額頭。「──該睡了。」

「嗯……。可是，你記得要提醒紀子要小心，毒品很恐怖的。」

「我知道。」野田說道。「──喂，爲什麼妳會知道這件事?」他問道。

「這件事?你說的是哪件事?」

「就是──我和間近紀子說過的那些事。」

「嗯。因爲我從對講機聽到的啊。」

「對講機?」

「你桌上的對講機，不是按了按鈕就能擴音嗎?」

「喂!等一下，那麼那些話其他人也都聽得到囉?」

「大概吧，雖然我聽到一半就離開了。」

「──這下糟了!」野田抱著頭說道。「爲什麼妳沒跟我說這件事!」

「因爲你不是曾經說過嗎?『我做的事情即使表面上看起來沒意義，其實背後都是有它的意義在的。』我在想你是不是刻意那麼做的。」

野田對此也無話可說了。

——紀子不會因爲我的關係而被殺吧？就只因爲這樣而變成防不勝防的狀態。

野田從床上下來對明美說：「妳先睡吧！」然後從臥房走了出去。

5 寡婦

大概按了五、六次有了吧。

總之，自己確實不死心地猛按門鈴。

眞田充江心想該放棄回家了。就在此時——

「——哪位？」

她聽到對講機傳出聲音。

「啊……我是眞田，不好意思。」

充江不由自主地道起了歉。

「喔，是眞田太太。」倉田信子說道。「有什麼事嗎？」

說話的口吻果然還是很不耐煩，充江雖然感到畏怯，「那個……是有關先前那個藥的事情。」

她還是說了出口。

「那麼妳先稍等一下吧。」

倉田信子的語氣變得親切了些。充江鬆了一口氣。

但是，在這之後，充江還是在玄關前方站了十五分鐘之久。

——門扉終於開啓了，

「那麼，我先告辭了。」

一名身穿西裝的男子走了出來。

「請多關照。」

倉田信子把那名男子送了出去。

「來，進來吧。」

她要充江進門。

「今天來的那個人是……」

「喔，那是證券公司的人。爲了股票的事，他偶爾會過來推銷股票之類的商品。」信子如此說道。「那個藥怎麼了嗎？」

充江的思緒正好落在別的事情上面。

證券公司的人？——或許那是眞的，不過在和對方擦身而過的時候，充江察覺他身上似

乎有香皂的香味。

「那個——」充江回過神來之後說道。「眞的非常有效，託妳的福，我老公很開心——」說完之後她滿臉通紅。

「這樣不是很好嗎？妻子讓老公感到幸福是最重要的喔。」

「是……因爲，所以我想說可不可以再分一些給我。」

「已經吃完了嗎？唉呀。」信子露出了笑容。「那麼……該怎麼辦才好呢？」

「如果妳自己不夠吃的話……」

「不，我自己幾乎都沒在吃了，所以給妳也可以。」

「那還眞是抱歉——」

「不，沒關係的。妳應該馬上就要吧？」

「對……一想到沒那個藥了心裡總覺得不安。」充江說道。「可以嗎？麻煩妳就先拿給我。」

「好。妳等一下喔。」信子到屋內深處後很快就回來了。「——來，請拿去吧。」

她把藥瓶放在桌上。

「眞不好意思。」充江鬆了口氣。「那麼，關於錢的部分。」她拿出了皮夾。

「嗯。要三萬日圓。」

「──咦？」

充江的手頓時停了下來。「三萬日圓……。我怎麼記得先前是拿三千日圓？」

「喔，因爲妳是第一次嘗試，才會以試用品的特價賣給妳。欸，明明就那麼有效，妳不覺得價值絕對不止三千日圓嗎？」

充江一直凝視著那罐藥瓶。

「──可是我現在身上帶的錢……」

「那麼我就等妳吧，妳先回家去拿錢過來。」信子說道。「沒有啦，如果這是我自己在賣的東西，要我等妳多久都可以，不過因爲這是別人的東西，妳應該能理解吧？」

「是……」

──三萬日圓！

該怎麼辦？但是，充江吃下這種藥的時候，就會產生短暫的愉悅快感，一切事物看起來都非常美好，那種感覺讓她怎樣也忘不了。

三萬日圓。

即使充江省吃儉用也不太容易湊得出來。可是──可是，這樣可以讓老公開心。

只要吃了那種藥，就會比平時「敏感」好幾倍，與丈夫行房時的快感，也讓她變得無法自拔。這大概是——從結婚以來初次有這種感覺。

只要三萬日圓——唉呀，只要三萬日圓。

充江這麼重新思考。

「我知道了。那麼請妳等我一下。」充江站了起來。「我馬上就回家拿錢過來。」其實是一定要去銀行領錢才行。現在時間已經過兩點半了。

不快一點的話——充江連忙從玄關走了出去，

「不用那麼急沒關係喔。」信子出聲喊道。「只要金額對就好——我會等到妳拿錢過來的。」

最後那句話是對著已經空無一人的玄關說的……

信子不出聲地笑了笑，走向電話的方向。

「妳還記得嗎？」紀子問道。

「大概……」栗田美雪一直凝視著放大後的照片。

「——明明應該經常看見，卻記不太清楚？」紀子說道。

「對……」因為栗田美雪被罰待在家裡自我反省，所以紀子放學之後就來到了她家。然後，在午休時間賣東西給學生的商店裡，有幾個賣可樂和麵包的大嬸，她把這些人的照片放大之後拿給美雪看。

「——大概是這個人吧。」

美雪用手指著。

「妳確定？」紀子也仔細地看了看。

「對……應該沒錯！我記得！他胸口這邊有這個標誌，我想起來了。」美雪點了點頭說道。

「我是向這個人買的可樂。」

「是嗎……」紀子在照片上的那個「大嬸」上面用原子筆劃上圈圈。

「可是，妳要怎麼做？」美雪問道。「調查這個人。當然，目前還沒有是這個人下的手的證據。」

「可是，安東老師……」美雪嘆了口氣。「已經回不來了。」

「那是因為藥的關係喔，不是美雪妳的錯。」

「謝謝。」美雪拉起紀子的手。

「妳要打起精神。——那麼我先走了，我還會再來喔。」

紀子站了起來。

——走出栗田美雪的家之後，紀子快步地往前走，汽車喇叭聲在她身後響起。

她停下腳步，轉過身去。

「喂，坐上來吧。」野田從大型進口車的車窗內探出了頭。

「怎麼了嗎？」坐到車後座與野田並肩同坐的紀子說道。

「嗯……爲了以防萬一。」野田說道。「喂！開到辦公室去。」

「是。」

負責開車的部下點了點頭。

「你怎麼突然變得那麼親切。」

「說話別那麼討人厭。我想妳應該又亂來了。」

「這你也知道。」紀子滿不在乎的說。

「其實啊——」野田提起明美所說的對講機的事，紀子雖然感到詫異，不過立刻就笑了出來。

「——有什麼好笑的。我在向妳賠不是耶。」

「我還以爲野田先生比我想像的更精明才對，沒想到也會出這麼大的包，眞讓人不放心。」

野田也露出了苦笑。

「是誰聽到了我們說的那些話呢？」

「那時候我正在開會，也有幾個外人來參加。可能其中哪一個人正好在可以聽得到對講機說話的位置，我也不太確定是誰。」

「你還眞不可靠。」紀子說道。「我這邊有收穫，你看這個。」

紀子拿出了照片，指著照片上被劃著圓圈的女性。

「這個人好像就是賣可樂給美雪的人。即使沒指認對也沒關係。可以大致上查一下她的背景嗎？」

「喔，是嗎？」野田看了一眼照片，「我很忙，沒時間。」

「去。」紀子回嘴說道。「那麼我自己來調查就好了。」

「所以我把在那裡工作的人全部調查過了。」野田從自己的公事包裡取出了檔案夾遞給

了紀子。「那個女人大概是叫金山靖子。」

「為什麼不早點拿出來!你這個人還眞是不坦率耶。」

紀子瞪視著野田。

「——金山靖子,是個寡婦嗎?有一個女兒,在外面工作供女兒讀高中……」

她翻閱檔案夾讀了起來,「這樣的人會賣毒品嗎?」

「絕對不會做賣毒品的人,妳應該知道吧。沒有其他工作比賣毒品更好賺的了。」

「可是……還是弄錯了比較好。」紀子說道。

「妳還眞是個溫柔的人啊。」野田說道。「——接下來怎麼辦?」

「不過,除了這個人以外也沒有其他線索了。總之還是先跟她見個面吧。」

「好,那麼我們就走吧。」

「現在就去?等一下。大久保老師在等我們,要是不先與他碰面的話……」

「這樣子啊,我知道了。」野田點了點頭之後問道:「喂,那傢伙是什麼老師?」

「我們學校的老師啊。」

「我知道啦!我問的是他教什麼科目!」

「為什麼你要問這個——」

「我的毛病是看到數理科的老師會緊張。」

「每個人都有他的毛病，尤其壞學生毛病又特別多。」

紀子坦率地說……

6 襲擊

「我回來了。」

金山靖子出聲說道。

「妳回來了。」

廚房傳出菜刀的聲音。

「厚子。——可以了，妳快去念書吧。」

靖子對女兒說道。

「這不用花很多時間，」厚子把切好的菜裝到盤子上，「我只是在切已經做好的小菜而已，嘿嘿。」她吐了吐舌頭。

靖子笑得很開心。

工作到精疲力盡回來之後，女兒的活潑開朗讓她忘了疲憊。

「媽，應該很快就能吃飯了吧？」

「嗯。我會做晚飯的。」

「洗完手就快點過來！不要找藉口喔。」

厚子眞是沒大沒小，這樣母女的立場不就反過來了嗎？不過，金山靖子還是被逗得很開心。

厚子是十六歲的高一學生。——兩人住在這棟便宜的公寓已經有五年的時間了。

厚子念國中的時候，因爲家裡收入少，所以過得很辛苦。

跟那時候比起來，現在厚子也可以去打工了，所以變得輕鬆很多。當然，靖子一個人賺的錢就能養活兩個人了，不過那樣會過得比較辛苦。

「——吃完飯之後我就要去打工了。」

厚子說道。

「這個時間去？已經很晚了喔。」

「負責顧店。很有趣，薪水又不錯，還可以念書。」

「眞的沒問題嗎？」靖子擔心地說，「別把身體弄壞了喔。」

「沒事的啦。我的臉色有很不好嗎？」

厚子笑了出來，狼吞虎嚥地吃著晚餐。

「如果時間太晚的話，記得打個電話回來，我會去接妳。」

「嗯。沒問題的啦。晚上的燈光還是很亮啊。」

「話是那麼說沒錯啦……」

——快速地吃完晚餐之後，厚子打扮整齊之後拿著書包走出了公寓。

這時候時間也差不多快七點了。

厚子快步地走向公車站，然後就這麼直接從公車站經過，轉了個彎，在已經沒什麼人的公園旁邊停下腳步。

今天晚上應該不會來吧？

不來的話會很困擾，但是還是不要來算了，厚子這兩種心情都有——

不過，果然還是來了。

大型的黑頭車靜靜地朝厚子開過來之後停了下來，車內的人開了車門。

厚子猶豫了一下之後，像是下定決心似地坐進入車內。

車子馬上就開走了。

「妳過來了啊。」那個老人說道。

「大概兩個小時我就要回去了。」

厚子說道。「因爲媽媽會擔心。」

「我知道，沒問題的。」

車後座和駕駛座之間有隔板，老人把隔板上的窗戶關了起來。

「那麼……」老人拿出了錢包，從裡面掏了幾張萬元鈔遞給厚子。

厚子把萬元鈔折起來之後塞進自己的檔案夾裡。

「對不起，總是麻煩妳。」

「不，這也不是我在施捨妳。而是很棒的交易。不是這樣嗎？」老人笑著說。

他身上散發出高級香水的味道。

車子靜靜地行駛著。

老人的手悄悄地伸向厚子，厚子一感受到自己的腿被摸了之後，身體就反射性地變得僵硬起來。

「放輕鬆——沒關係的。」

厚子放鬆自己的身體。

對。只要忍耐一下就結束了。裝作什麼都感覺不到，什麼都不知道的話……

厚子閉上了眼睛，讓身體躺在車座上。老人的手撫摸著厚子的大腿。

跟平常一樣——還會來上好幾次……

然後——她聞到某種奇怪的味道。

厚子眼睛一睜開，發現老人手上拿著毛巾摀住她的臉。那氣味撲鼻而來。

一吸進去就感到頭暈。

住手!你想幹什麼!

即使想大叫也叫不出聲音。厚子每次一呼吸就會吸進藥物，意識也變得越來越模糊。

然後——失去意識的厚子，身體癱倒在車後座上，老人臉上露出了微笑。

「——我不會讓妳回去了。」老人緩緩地撫摸著厚子的身體說道。「妳是我的了。」

「往別墅去。」老人打開隔板的窗戶說道。

車子開向了郊外。

因爲車裡充斥了氯仿（chloroform）的氣味，老人稍微打開了一點車窗。

「要是她清醒過來就不好了。」

老人如此喃喃自語，然後從車門的袋子裡拿出一條細繩，綁住了厚子的手腳。然後把毛巾折起來之後藏好，深深地吐了口氣。

這樣一來，這女孩就屬於我了!

車子突然緊急煞車。老人發出「哇！」的一聲往前摔了一下，額頭撞上了隔板。

厚子的身體彈落在車地板上。

「喂！怎麼回事！」

老人發出怒吼。

「你可別做了什麼事啊。」

只見一個男人從開啓的車窗往內窺探。

「你是誰啊？」老人說完之後嚇了一跳。

因為那男人手上拿著手槍。

「住手！」

「你老老實實的把那女孩交給我，我就不會對你做什麼。」

「你說什麼？」

「那女孩倒在車地板上囉。」

「知道了——你帶走吧！」

「謝謝。」

男子打開車門，輕輕地將厚子的身體抱了起來。「——你可以走了。不過，你是想對這

樣的小孩做什麼?」

「用不著你多管。」老人回嘴說道。

「這樣子啊。」

男子扣下了扳機。

大久保快步走在夜晚的道路上。

回家回得比較晚,所以肚子很餓。

那男人——名字叫做野田的男人,雖然邀他「一起吃晚餐」,不過大久保還是拒絕了。

間近紀子認識的人眞不可思議。

大久保很清楚野田是發自內心想出手幫忙,這次也只能藉助他的力量了。

但是野田這個男人畢竟不是做正經生意的人。自己身爲一個老師,不能允許自己讓這樣的人請吃飯。

但是——大久保從車站走到自己住的公寓要走上二十分鐘。肚子已經餓得咕嚕咕嚕叫,大久保現在對自己婉拒對方邀他吃晚餐這件事已經有點後悔……

當他回過神來的時候——前面有人擋路似地佇立著。

有兩個人。似乎正在等著大久保的到來。

「有什麼——」出聲說話之後發現後面也有一個人，不知何時站在那裡。

「有什麼事嗎？」大久保說道。

這三個男人怎麼看都像是流氓。

他們的目的是錢嗎？不，要是這樣的話，應該會找上別人才對。

——大久保回想起間近紀子差點被殺的事。

那些男的手上似乎都拿著棒狀物體，然後一擁而上準備圍毆。

大久保低頭閃躲之後，從身後那名男人的腋下鑽了過去，隨即拔腿狂奔。

因為他以前曾經打過橄欖球，所以懂得這個訣竅。

那群男人們沒想到大久保開溜的速度這麼快。慌慌張張地——

「站住！」

「混帳！」

他們口中唸唸有詞地追了過來。

我怎麼可能聽你們的話站住！大久保拚命地往前奔跑。

只有這時候會忘記自己餓著肚子，然後——

在胡思亂想的時候，不小心重重地跌了一跤。

會被追上！雖然很快就起身，不過因爲膝蓋受到撞擊，所以感到一陣劇痛。

「可惡！」

大久保喃喃自語，即使如此也要設法脫身。

「你們想幹什麼！」一陣怒吼聲響起。「喂！快來人啊！有強盜！」

追過來的三名男子停下了腳步，雖然有點猶豫，不過——

「我們走吧！」

其中一人出聲喊道，三個人一起快步離開了。

——得救了！

大久保氣喘吁吁。

「你沒事吧？」

在場出聲大喊的男人走了過來。

「謝謝……我被襲擊了……剛才很危險……」

大久保拭去汗水。

「咦？」

那男人在街燈的光線之下看著大久保。「你不是大久保嗎！」

「咦？」

「是我，我是眞田啊。」

「喔！——前輩！」

那男人是大久保在橄欖球社的前輩——眞田浩一。

「你在這個地方打橄欖球啊？」

「不是那樣。——不過我得救了。」

「你現在還在當老師嗎？」

「對。」

「喔？」眞田點了點頭。「當老師也要賭命的啊？」

「那個——」當大久保正要出聲說話的時候，大概是因爲安下了心，肚子又咕嚕咕嚕的叫了起來。

「喂！你肚子餓啦？」眞田笑道。「好，我們去找個地方吃東西吧，一邊吃一邊聽你說。」

「好。」

老實說，比從流氓手上獲救，大久保覺得可以找個地方吃東西更讓他開心……

「──妳醒過來啦？」紀子說道。

金山厚子睜開眼睛之後，一臉疑惑地抬頭凝視著紀子。

「那個……」

「先別說話──妳現在一定還頭昏腦脹的吧？」

「對……啊，好痛……」

厚子從沙發起身後雙手抱頭。

「妳還是多睡一會比較好……這裡是我家喔，沒關係的。」

「那個……爲什麼我……」

「妳被那個老頭下了藥，所以才會睡著的。」

「——對了。好像是那樣。」

「妳做的事情很危險。妳為了賺錢居然找上那種傢伙當對象？」

厚子垂下了雙眼，

「可是……我如果不多賺一點的話，不但沒辦法生活下去，而且也沒辦法念書，沒辦法去學校上學……」

「我知道妳的心情，萬一被妳媽媽知道不就糟糕了嗎？」

「媽媽！」厚子心下一驚大叫。「現在幾點了？」

「應該快十點了。」

「糟糕！媽媽會擔心的。」

「那麼妳可以打個電話回家啊。」

紀子把室內無線電話遞給了她。「妳就說去朋友家所以才晚回去，現在就要回去了。我會送妳回去。」

厚子打了電話讓媽媽安心之後，這才稍微鬆了口氣。

「——要不要吃餅乾？」

紀子說道。

「眞是有錢人。」

厚子環顧房間內部。

「這是妳的房間嗎?」

「嗯。」

「可是——爲什麼妳會知道我的事——」

「我爲了調查某件事要去妳家。然後妳正好出門,總覺得妳樣子看起來很奇怪,所以就跟蹤妳了。」

「妳說調查……是在調查我的事嗎?」

「調查妳媽媽的事。」

「調查我媽媽什麼事——」

「妳先不要勉強自己,等一下會有紅茶送過來。」

房門正好開啓,紀子的媽媽由利送了紅茶過來。

「唉呀,已經沒事了嗎?」她盯著厚子看,「紀子,妳要好好送人家回家喔。」

「嗯。」

由利把紅茶放在房間之後就走了出去，厚子沉默了一會。

「──那我就喝了。」啜飲了一口紅茶說道。「好喝。」

「是嗎？」

「──妳媽媽的笑容和我媽的好像。」厚子說道。「謝謝妳救了我。」

紀子臉上露出了微笑。

兩人拿起餅乾吃──聽完紀子說的話之後──

「我覺得媽媽是不會做出那種事的……」

厚子歪著頭說道。

「會不會是在她自己沒察覺的情況下做的？」

「舉例來說？」

「例如被某個人拜託她『幫我賣這個』之類的。」

厚子點了點頭。

「這樣我就可以理解了。」

「妳媽媽現在有在交往的男性嗎？」

聽到紀子的問題之後，厚子的表情突然蒙上了一層陰霾。

7 絶望

爲什麼社區裡面會有公園？

——眞田充江也不太清楚自己會這麼想的理由。

老公已經回來了。對，他晚歸了。

還是說時間還很早？最近對於時間的感覺也變得有點奇怪。

是因爲那個藥物的關係嗎。或者是說……

可是，我還是知道的。現在已經是晚上了，所以眼前這麼漆黑。

充江端坐在公園的長凳上。

的確，一般來說，社區裡面都有公園，而且公園裡面也會有池塘。

吹來的風帶著寒意——在白天的時候，媽媽們爲了讓孩子開心都會帶著他們來，公園裡總是充滿了歡笑聲，但日落之後，公園就成了彷彿沙漠般的無人之地。

充江坐在長凳上眺望著池塘，感覺到自己好像逐漸沉入地底，最後化成灰燼而完全消

失。

索性——索性眞的變成這樣算了。

「請妳拿錢來！」

那個倉田信子的聲音，如今還在充江耳邊迴盪，沒有消失。

充江低下了頭拜託對方。不，是懇求。最後她跪在倉田信子住所的玄關，如同膜拜般地苦苦哀求著說：「請給我那個藥……」

然而……

「我會給妳啊。如果妳拿三萬日圓來的話。這麼簡單的事情妳應該能了解吧？頭腦再怎麼不好，都應該了解這個道理。」倉田信子冷笑著說。

「請等到發薪日吧。現在銀行存款都已經用光了。我一定，一定會在下星期把錢拿過來，所以請妳先給我藥——」

「拿錢來換！妳要我說幾次才聽得懂呢？出去！這樣來訪的客人看到多難看啊。」

「拜託，只有一點點也好——」

充江緊拉著信子央求，信子卻一把推開了她。

「好了，滾出去！」

信子說完之後門扉開啓了——

「你來啦。」

佇立在那裡的人是那個證券公司的男人。

「您在忙嗎。還是我等一下再過來？」

「不用。這個人已經要回去了——來，進來吧！」

信子把充江推出門外，取而代之的是讓那個證券公司的男子進門，

「你來得好晚。」

門後傳出信子發出撒嬌的聲音……

充江不太清楚自己在這個公園待了多久時間。

那個一瓶三萬日圓的藥……爲什麼會讓人有那麼棒的感覺呢！

可是，存款餘額很快就往下掉，最後提領一空。即使她想借錢，好像也沒有人可以借她。

而且——過不了多久，老公就應該會知道銀行的存款被提光了。

該怎麼辦——該怎麼辦？

「——妳在幹嘛？」

有人出聲搭話，充江轉過身去，她看見一個陌生男子……對方應該是從公司下班要回去了，他身穿西裝，身上有些酒氣。

「我在這裡閒坐。」充江說道。「你呢？」

「我——當然是從公司下班要回去了，一看就知道了吧？」

那男人臉上露出了笑容。

「嗯嗯……可是，爲什麼你卻是到這裡來？」

「那是……因爲我看見了妳啊。我很在意妳在這裡做什麼。」

那男人在長凳上與充江並肩而坐，手搭到了充江的肩膀上。他身上的酒氣讓充江皺起了眉頭。

「請你住手。」

「別這麼說嘛。——欸，在這種地方打發時間，妳也是被丟在一旁不管了吧？」

充江感覺到那男人正在撫摸她的胸部，雖然嚇了一跳，不過她同時也有了某種想法。她對自己會有那種想法也感到詫異。

「——你想要我嗎？」

充江說道。

「咦？」

「我的身體——隨便你想怎麼樣都可以。」

「是嗎？那就不好意思囉——眞的可以嗎？」

男人性急地將手伸進充江的裙子裡去。

「等一下。如果有人走過去的話會很難爲情。欸？去哪個……比較隱密的地方吧。」

「好。——那麼，就到樹叢後面怎麼樣？」

自己彷彿不再是自己，充江在什麼都感覺不到的情況下，被那個男人壓倒在地上。只是背部被小石頭摩擦得很痛。

男人扯開充江的衣襟，撩起她的裙子，跨騎在她的身上——但是卻沒兩三下就完事了。

充江在這時候才變得臉色蒼白，感到疼痛，感到心底的痛。

「——有點還沒盡興就結束了。」男人笑著把褲子穿起來。「下次做的話會更持久。」

「錢。」

充江說道。

「——妳說什麼？」

「請付我錢。三萬日圓——因爲你和我做了。」

充江起身說道。

那男人雖然愣了一下，不過……

「別開玩笑了。」

男人哼聲冷笑。「三萬日圓？妳在說什麼夢話？我還希望妳付給我呢。因爲我大發慈悲讓妳和我做了。」

「你不給錢嗎？」

「我說妳啊，妳又不是十六歲上下的小女孩了。大家都是成年人了吧。不然妳想怎樣？告我嗎？這樣只會讓妳更丟臉吧。妳好好照照鏡子看看自己。妳還眞以爲能靠自己的臉賺錢啊？」

那名男子喋喋不休地說了一大串話——他內心感到不安與膽怯。充江也很清楚這一點。

「那就算了。」

充江穿好裙子，身形踉蹌地站了起來。「請你別再說了，對不起。」

充江表現得如此成熟，似乎讓那名男子感到有點抱歉。

「不……我說得太過火了，抱歉。」然後重新打好領帶。「——我沒錢。唉，我是說眞的。錢包裡面只有兩、三千日圓而已……說起來眞是丟臉。」

充江幾乎完全沒在聽。

「公司說要裁員。總之就是要減少員工。所以我也受到牽連被裁了——我已經兩個星期沒公司可去了。可是，我沒辦法對老婆說實話……。所以整天到處亂晃，然後再像這樣子回家……因爲越晚回去就能裝得越像，所以才在這個公園打發時間。——算了，請原諒我吧。」

男子因爲充江默默不語，所以也趕快離開了。

充江搖搖晃晃地走回長凳的方向，一屁股坐了下去……

妳還眞以爲能靠自己的臉賺錢啊？——說的眞是沒錯。像我這種長相，被丈夫討厭也是理所當然的。

眼前的池塘漾起波紋，是風在吹動著。

對——我知道了，我的歸宿不是這個長凳，而是眼前的池塘。

是那樣沒錯。我終於了解了……

充江跨過低低的柵欄，伸腳踏入池塘中。這個池塘並不深，腳還陷到泥土裡面去，充江把她的頭伸進水池。

雖然曾經一度從水裡抬起了頭，但是充江又再度把頭一直沉在水裡，然後她就再也沒有

抬頭了……

「——要不要來我家坐坐。」

經眞田這麼一提議，大久保也無法拒絕。

被眞田請客吃得心滿意足很開心，結果走著走著就喝了兩家。要他就這麼說：「我先回去了」，實在是說不出口。

兩人從巴士下車之後在社區裡行走，警笛聲響起，一輛救護車從兩人身旁呼嘯而過。

「大概發生什麼事了吧。」大久保說道，眞田聳了聳肩，

「如果是在社區這種地方，晚上沒有聽不到警笛聲的，住在這邊之後完全習慣了。」

「原來是這樣啊？」

「就在那邊很快就到了。眞少見，居然距離救護車這麼近。」

眞田說道。

救護車停在公園入口。

「公園那邊好像發生了什麼事。」

眞田說完之後在附近停下了腳步。

有七、八個像是附近住戶的人在稍遠的地方看熱鬧。大久保注意到，其中一名女性在發現眞田之後連忙趕了過來。

「眞田先生，那是誰——」

「沒有啦，那是住附近的鄰居太太——相澤太太，有什麼事嗎？」

那位看上去有點神經質，大概四十來歲的女性，非常慌張地衝了過來，

「眞田先生！太好了，找到你了。」

「咦？——有什麼事嗎？對了，這是我的大學學弟叫大久保。這位是相澤京子太太。」

「妳好。」

大久保點頭示禮。

「眞田先生。你冷靜地聽我說。你太太——」

「充江？她怎麼了嗎？」

「她過世了。」

大久保倒吸了一口氣——眞田像是還沒反應過來，

「那個——妳說充江那傢伙怎麼了？她惹了什麼麻煩了——」

「在那座池塘……溺水了。」

聽完這個名叫相澤京子的女子所說的話之後，大久保詫異地說：

「這下可糟了！眞田前輩，先找救護車的人問吧。」

「嗯……可是，妳說溺水？可是那個池塘沒那麼深啊。」

「我想，你太太大概……是自殺的。」

「——自殺？」

「對。我如果能來得及幫上忙就好了。」相澤京子嘆了口氣。

眞田走近之後，那些看熱鬧的人馬上就退開了。

「——到底是怎麼回事？」

大久保開口問相澤京子。

「喔。——眞田太太好像爲了錢的事情在煩惱。」

「爲了錢？」

「好像是瞞著她老公偷偷用錢。因爲銀行的存款提領一空急到哭出來。」

「爲什麼……錢是用到哪裡去了？」

「雖然我不清楚……」相澤京子稍微壓低了聲音。「這件事請你不要跟別人說。眞田太太好像有在用興奮劑毒品喔。」

「妳說什麼？」

大久保目瞪口呆。

「噓！萬一被別人聽到——」

「可是，這樣不是很糟糕嗎，如果這是事實的話。」

「嗯……可是這只是傳聞。」相澤京子說道。

眞田回到大久保他們這邊來，

「眞的——是充江那傢伙。」

「眞田前輩，如果有什麼事我能幫得上忙的話……」

「謝謝。大久保，很抱歉，今天就——」

「嗯嗯，當然。請打起精神！」

「好，謝謝……相澤太太，關於我太太的事，明天或許會去找妳談談。」

「嗯，可以的。」

「那麼……」

大久保目送著眞田無力地走向救護車的方向。感覺眞田的背影看起來突然老了很多歲……

8 甩耳光

「辛苦了。」

金山靖子說道，她深深地吐了口氣。

該說是現在這把年紀的關係，工作結束後如果不休息一下，就會渾身動彈不得。

在這個N女子學園餐廳工作，也絕對稱不上是多辛苦的工作。怎麼可以因爲這樣就被打敗呢，未來眞是令人擔憂。

「不振作一點不行。」

靖子喃喃自語之後站了起來。

餐廳在午休時間當然是最擁擠的時段，不過學生也未必一定在十二點吃飯，所以會開放到下午四點。

話雖如此，三點以後大概也只有一些人會來買飲料和麵包類的東西，所以幾乎沒什麼工作。

四點十五分——她知道自己已經驚呆坐了十五分鐘之後，不禁嚇了一跳。

一起工作的人全都不見蹤影了，已經只剩靖子一個人留在那裡。

靖子走向了更衣室——。突然，她感覺到有一陣風迎面吹來。

餐廳入口的門被打開之後，是會有這樣的風吹過來沒錯，但是門應該已經關起來了才對。

「——有誰在嗎？」

靖子喊道。

如果是太晚過來買東西的學生，還是可以賣給對方。

但是，完全沒有人回答。——難道是自己的錯覺嗎？

靖子走向設置更衣室的走廊。她脫下制服進入更衣室。

雖然今天晚上還有工作，不過因爲時間還夠，所以可以替厚子準備晚餐。

靖子打開了錢包。——沒問題。只要有這些錢的話，就可以買些做好的小菜回家了。

有一道人影藏身在更衣室旁的暗處，完全沒發出任何聲音。靖子此時完全不知道，有某個人，而且是想殺了她的某個人，正距離她不到三公尺之處。

「快點離開吧。」

靖子喃喃自語。

藏身在更衣室的男人，靜靜地在雙手之間拉開細鐵絲。

只要這條鐵絲圈住靖子的脖子，只消短短兩三秒的時間，應該就能讓靖子沒了性命。

只聽見啪嗒一聲，更衣室的門關了起來。藏身更衣室的男人，靜靜地在更衣室旁的暗處等著，探出身子準備出手。

就在此時，食堂大門口的開門聲音響起。男子迅速藏身回原來的地方。

「——媽媽。」

探出臉的人是厚子。

「厚子！妳怎麼會來這個地方？」

靖子瞪大了眼睛。「被學校的人發現的話會被罵的。」

「沒關係的。」穿著這裡高中制服的少女說道。「我叫間近紀子。」

「啊……這段期間厚子受妳照顧了……謝謝。」

靖子鞠了個躬。

「不會，今天我和我們班導師談好了一些事。」

「啊？」

「媽！我會來這裡做文書工作。高中方面的話，我就去讀夜校的課程。」厚子說道。「應該可以吧？」

「厚子……妳怎麼突然決定這麼做？」

靖子目瞪口呆。

「做出這麼任性的事，眞的很抱歉。」紀子說道。「可是，在這裡做文書工作的話，不但很安全，還可以準時下班，收入也很穩定——厚子上夜校的話念書也比較方便。」

「媽媽，拜託了，妳累到病倒就糟糕了。」厚子說道。「吶，答應我，讓我做我想做的事嘛。」

靖子雖然稍微疑惑了一下，不過……

「——我知道了。」她還是點頭同意了。「間近小姐……那就拜託妳了。」

「嗯，請您不用擔心。」紀子拍了拍厚子的肩膀說道。「太好了。」

三人走出餐廳，在校園裡面行走。

「大久保老師會把妳介紹給這裡的總務長。」紀子說道。「妳的文書能力會變得很強喔。」

「哇，有得累了。」厚子笑道。

「——話說回來，」紀子一邊走路一邊向靖子問道。「我有個問題想請教您。」

「妳有問題要問我？」

「大久保老師有個大學時代的前輩，一個叫眞田的人。那個人的太太不久前自殺了。」

「啊。」

「後來調查之後發現，眞田太太把家裡的存款全部都用光了。根據他們住的社區的傳言，眞田太太有在吸食興奮劑類的毒品。」

「興奮劑類的毒品……」

靖子突然轉開了視線。

「吶，媽。」厚子說道。「我知道媽媽妳也去了那個社區。」

「咦？」

「妳在那個社區有認識的人吧？」

「爲什麼妳會知道這件事——」

「請告訴我。」紀子說道。「前幾天，安東老師之所以過世，就是因爲美雪同學喝的可樂裡面好像被摻了什麼東西進去。」

「可樂裡面？」

靖子說完臉色發青。

「對，我想大概是毒品的一種。如果妳在不知情的情況下，賣了不知道被摻入什麼東西的可樂的話……」

「——怎麼會!」

靖子停下了腳步。

「媽，妳如果知道什麼的話就說出來吧。」

厚子抓住了母親的手臂說道。

「厚子……媽媽眞的什麼都——眞的什麼都不知道!」

「我知道。」紀子點了點頭。「之後就交給我處理吧。總之，我沒辦法就這樣置之不理。」

靖子臉色蒼白，但還是認眞地凝視著紀子，

「我知道了，」她點頭說道。「我不知道到底是怎麼回事……但我會把我知道的事情都說出來。」

三個人在校舍稍微前面的林蔭道上。風突然吹起，樹枝隨風搖晃。

「我爲了工作的事到那個社區去——」

靖子開口說話的時候，突然響起砰的一聲。

靖子驚嚇地摀住胸口之後當場倒落在地。——紀子瞬間嚇得臉色發青。

「危險！趴下！」

她拉住厚子滾向地面。

「媽！」

全身癱軟的靖子流出鮮血。

「有人中彈了！」紀子了解情況的危險，「在這裡！」她放聲大喊，隨即往校舍方向衝了出去。

大久保正好從校舍走出來。

「間近同學，怎麼了？」

「大久保老師！快叫救護車！」紀子大喊。「金山太太中彈了！」

「我知道了！」

大久保衝回校舍裡。紀子停下了腳步，回到了靖子她們那邊去。

突然有一輛車疾駛而來，彷彿要擋住紀子前方似地緊急煞車。

「笨蛋！快趴下！」

開車過來的人是野田。紀子連忙低下了頭，砰的一聲響起，車窗玻璃也隨之粉碎，從頭上掉落而下。

「——已經沒事了。」野田打開車門下車。「對方已經離開了。」

「得救了！」站起身來的紀子撥落頭上的碎玻璃，「剛才有那麼危險嗎？」

「剛才只要再晚個兩三秒，妳頭部就會被擊中了。」野田說道。

「那就換一顆數學會更厲害的腦袋吧。——比起這個，快把金山太太……」

「好。」野田衝了出去，紀子緊追在他的身後。

「——媽。」

厚子六神無主地坐在地上。

「好像聽不到聲音——該不會死了吧？」

「讓開！」

野田的耳朵靠在靖子胸前的心臟位置上，

「——心臟還在跳。如果子彈沒打中心臟的話就還有救。」

大久保衝了過來，

「救護車快來了。」他說道。「該怎麼辦？」

「現在刻不容緩！」野田思考了一下。「要等救護車來，或者是提早五分鐘載到醫院去。」

「哪個做法比較好？」紀子問道。

「——我認爲先載到醫院去比較好。」

野田說道。

「厚子，可以交給我們處理嗎？」

紀子問道。

厚子拭去淚水之後凝視著紀子。

「好。」

她點頭同意。「無論情況變成怎樣我都不會有怨言。」

「如果妳這麼決定，那我就用車先載了。」野田說道。「先找看看毛巾。」

把靖子輕輕地搬上車之後——

「拿布把傷口壓住。」野田說道。「做什麼都好，盡量阻止傷口出血。」

「交給我吧。」紀子迅速地脫下水手服。「走吧！」

「好，手不要移動，好好壓住傷口。」

野田用力踩下油門。車子猛然飛出，車窗玻璃的碎片四處飛散。

「——妳還眞是亂來。」野田繃著面孔說。「裸露得那麼誇張，眞的是不像樣。」

「可是你不覺得這樣很棒嗎？」紀子說道。

紀子穿著醫院的白袍。野田露出苦笑，

「妳這傢伙非得要裸體才行就對了。」

「因爲我找不到布啊。」紀子若無其事地說。「看到我裸體的人只有厚子和你……不過，在醫院入口也有很多人看見就是了。」

「這是當然的啊。年輕女孩只穿著一條內褲衝進來，每個人都會看吧。」

這兩個人坐在醫院走廊的沙發上。

「——啊，好冷。媽媽怎麼不快點拿衣服過來。」

「妳只穿了一件內褲吧？這樣子會感冒的。」

野田脫掉自己的上衣，披在紀子身上。

「其實啊，我本來還想脫掉內褲拿來用，只是後來放棄了。」

「妳這傢伙還眞有趣。」野田說道。

「但是，情況眞的變得很不得了。」

「那個社區裡的某個人。」野田輕輕嘆了口氣說道。「損失了一億日圓。」

「什麼？」

「交易賺來的錢都用光了。相對的，我也用那筆鉅款委託別人問出來了。查出在那個社區賣毒品的主謀是誰。」

「謝謝。」紀子看著野田說道。「眞抱歉。」

「我又拜見了妳的裸體。不過，一億日圓的代價眞的很昂貴。」

野田搖了搖頭。

「啊，是我媽。——我在這裡啦。」

紀子揮了揮手。

間近由利抱著布巾包袱走了過來。

「紀子！這是怎麼回事？」

「嗯……之後再慢慢解釋。」紀子說道。「——這個人叫野田。這是我媽媽。」

「初次見面您好。」野田打完招呼之後，由利突然一巴掌打向野田的臉頰。紀子瞪大了眼睛。

「媽！」

「我的孩子才十七歲！你年紀都這麼大了！你有和她結婚的打算嗎？」

野田目瞪口呆。

「媽……妳不要誤會啦。」

紀子連忙制止。

然後，有人往這裡而來——

「紀子。」

厚子搖搖晃晃地走了過來。

「怎麼了？妳媽媽的情況呢？」

厚子渾身癱軟地坐在地面上，

「得救了！」

她說完這句話立刻哭了出來。

依然搞不清楚狀況的由利，對著野田問道：「你也對那孩子下手了嗎？」

「沒有！我連紀子一根手指都沒碰！我發誓。」

野田連忙說道。「倒是看了一眼她的裸體……」

野田差點又被賞一個耳光……

9 行凶

「電話響了喔。」

證券公司的男子說道。

「不用管沒關係。」

倉田信子用臉頰磨蹭著男人的胸膛。「時間很寶貴。反正應該也沒什麼重要的事。」

「這樣子啊……」

男子再次伏身到信子身上。

——雖然已經是大白天了，窗簾還是拉得緊緊的，臥室裡一片昏暗。當然，對沉醉於男人懷抱裡的信子來說，電話響起根本無關緊要。

——電話鈴聲雖然一度停止了，可是過了兩三分鐘又再次響起。

「真討厭……」

「等我一下。」信子起身說道，她披上睡衣從被窩裡下床。

雖然臥房裡也有電話，但是因爲這時候有男人在床上，所以不想和丈夫說話。對方會打來這麼多次，大概就是……

「——喂，我是倉田。」信子說道。「——喂喂？」

「是我。」電話另一端傳出男人的聲音，信子倒吸了一口氣。

「——你好。」

「事情糟糕了。」男子說道。「妳把那個女人逼得太緊了。」

「可是——我也沒辦法啊，你應該也可以了解吧？我……只是按照你說的去做而已……」

信子很在意臥房那邊是否聽得見她講電話的聲音，於是瞥了一眼。

「嗯，但是萬一發生了什麼事，妳就必須負起責任才行，不然付妳錢幹嘛，妳應該知道吧？」

「嗯……但是，因爲那個人已經死了，事情也不會洩漏出去了。」

「那可不好說。」男人說道。「總之，妳就暫時規矩一點。」

「是……」信子心頭火起。「那麼，該怎麼辦呢，對那些來買的人？」

「那是妳自己該好好思考的事，妳要小心身邊的人事物。」

「身邊的人事物?」

「像是客人方面的風險,藥的相關紀錄之類的、要是被發現了不就糟糕了?」

「那不會有問題的,這些事情我都小心翼翼的。」

信子聳了聳肩,「我從來都不留下書面紀錄的。」

「這些妳確定嗎?萬一被警方介入調查的話,沒留下任何證據才會沒事喔。」

「我什麼都沒留下。——眞討厭,萬一被警方介入調查,我老公——」

「我說的是萬一。」男子笑著說。「不用擔心,沒問題的。」

信子反而顯得更擔心了,

「可是——」

她出聲說道。

「知道了,那麼我就什麼都不做就是了。」

「嗯嗯,妳就放心吧,讓那個證券公司的傢伙好好抱妳吧。」

信子嚇了一跳,「那個——你在說什麼呢——」

「我都很清楚,妳的一切我都知道得鉅細靡遺。」

男子低聲笑道。「那麼,因爲我最近就會派人過去,妳就好好等著吧。」

「好……」

「那就說到這裡了——不好意思打擾妳享樂了。」

電話掛斷了。信子稍微瞪視了聽筒一下。

「自以爲了不起的傢伙。」信子喃喃自語。「我這邊還眞夠受的。」

嗯。至於充江方面——從來也沒想過她那樣就死了。

一般來說，如果一個人存款沒了，應該會向身邊認識的人或朋友或者高利貸借錢。等到錢越借越多，再也想不出辦法之後，或許眞的會想尋死，充江的情況則是例外，從來沒想過要去跟誰借錢。

算了，無論如何，她再那樣繼續吸毒的話，等到藥物中毒之後也跟死了沒什麼兩樣。所以，她死亡的結果也是遲早的事而已。

信子認爲，雖然充江多少有些可憐，但結果也是她自己愚蠢所致。

對。——託這個「副業」的福，所以生活可以過得很豪奢。要是沒了這份副業收入的話，對信子來說會很痛苦。

現在這種事已經無所謂了。

那個人在床上等著我。——可是，對方爲什麼連我情人的事都知道得一清二楚？

信子心想，我似乎被人監視了，眞是討厭。

原本她興沖沖準備回到臥房去——玄關方向有聲音響起，讓她嚇得轉過身去。

是誰？——難道是老公嗎？

「哪位……」

信子怯怯地往玄關的方向窺視，隨即鬆了一口氣。「什麼嘛，原來是你？」

然後她蹙起了眉頭，

「你是怎麼進來的？」

玄關應該確實上好了鎖才對——這是信子這一輩子最後在思考的事情。

「——在這裡嗎？」

大久保佇立在門前說道。

「〈倉田信子〉，沒錯。」

紀子點了點頭。

「好。我試著叫看看。如果對方有回應的話，該怎麼開口？」

「乾脆就說送東西來了？」

「這樣子嗎？這主意不錯。妳這傢伙遇到這種事腦筋就轉得很快？」

「那是什麼意思？」

「沒事，總之就先按門鈴。——好。」

大久保內心也七上八下的。

那或許也是理所當然的。反正遇到什麼危險的話，紀子在這方面也很有經驗。

「老師。」

「什、什麼？」

「要是老師你被殺了的話，有沒有想留下遺言給誰呢？」

傳來某人突然出現說話的聲響。轉過身去之後——

「喂，不要逗弄老師。」

野田走了過來。

「野田先生你來了啊。」

「對方或許是專業殺手。至少是一個不在乎殺人的人。我可不想再被妳媽賞耳光。」

紀子被這麼一說之後臉變得紅通通的。

「退開吧，我來按鈴。」

野田說完之後按起了門鈴。

但是過了好一會兒，門內的人還是沒來應門。野田拿出了手帕，然後蓋住門上的門把之後，試著轉動了一下。

「——我要開門了。或許會很危險，你們先退後。」

大久保嚇得照野田說的退到一旁、紀子則是一動也不動，

「沒事的，習慣了。」

「好，進去吧。」

野田快速地開門之後、稍微壓低了頭走進裡面。

「——好像不會有人開槍，我先進門了。」

「好。」

但是，跟在野田身後進門的紀子，因爲他停下腳步，差點就撞上了他的背部。

「幹嘛啦，不要突然停下來嘛。」

「小心腳下。」

「咦？」

紀子仔細一看，不由得倒呑了一口涼氣。

只見一個女人倒臥在地。她身上披著睡衣，下半身赤裸。脖子上有一道紅色血痕，溢出鮮血流到地毯上。

「——死了？」

「對。被人用鐵絲纏住，脖子差點被弄斷，應該是一瞬間發生的事。」

大久保也害怕地窺視過去，然後瞪大了眼睛直看。

「這女的是？」

紀子以冷靜的口吻說道。

「應該就是倉田信子沒錯。——但是居然這麼輕易地被殺了。」

「要打一一〇才行。」紀子說道。「你還是不在場比較好吧？」

「妳這麼替我著想，還眞是讓我過意不去。」野田說道。「我不能就這麼放任不管。回去之後盡快調查看看。不要浪費花了一億日圓才弄到手的線索。」

「老師——大久保老師！你沒事吧？」

紀子看到大久保在玄關入口臉色發青蹲在地上，不禁嚇了一跳。

「嗯……沒事，很快就好了。」

「對沒經驗的外行人來說刺激太強了。」野田說道。「——喂，裡面好像有人在。」

他緊張了起來。

「咦?」

紀子還來不及為此感到緊張，裡面走出了一個腰上只纏了一條浴巾的男人。

「哈……啊……」男人打了一個大呵欠說道。「我完全睡死了，為什麼不叫我起來——」當他發現紀子他們在屋裡的時候不禁嚇了一跳。

「你在這裡幹什麼?」紀子說道。

「我——那個，我是N證券的人，常常受這屋子的太太惠顧。」他發現自己身上的穿著之後。「那個……也就是說，在各方面都受她惠顧——」

「你剛剛在睡覺嗎?」野田說道。「那麼，你應該沒發現。」

「發生什麼事?」

「這個。」

那個男人這才發現倒臥在地面上的人。

「有誰來拜訪過——喂!」

就在野田開口發問的時候，只見那男人已昏厥過去，以有失體面的模樣，呈大字形姿勢倒臥在地面上。

「——眞田前輩。」

大久保出聲喊道，隔了一會兒之後眞田抬起了頭。

「啊，是大久保嗎？」

「這段期間，你太太的事……該說什麼才好呢……」

「別再說了——我也有不對的地方。」

眞田嘆了口氣。

眞田坐在公園的長凳上。

「——哪裡來的小姐？」

眞田發現紀子之後說道。

「那個——這是我班上的學生，名字叫間近。」

「我是間近紀子。」

「間近。——眞奇怪的姓。」眞田點頭打了招呼。「大久保，你不用擔心。我會好好去公司上班，今天向公司請假了。」

「這樣子啊……」大久保凝視著池塘。「我記得你太太是在這裡……」

「嗯。」大久保點了點頭。「那傢伙死去的時候，臉上的表情很寂寞。我很在意這件事。」

「眞田先生……」

「你完全沒發現銀行存款被提光了，作爲一個丈夫眞是不夠格。」

「不……」

「我甚至沒發現她有自殺的念頭，爲什麼我會這麼遲鈍呢？」

他唇角的笑容顯得扭曲。「──剛才我聽到了警笛聲，又有誰死了嗎？」

「對。」紀子說道，眞田一副詫異的模樣。

「──眞的？」

「是。死的人是那個賣你太太興奮劑毒品的女人。」

「妳說什麼？」

「倉田信子──你應該認識吧？」

「倉田……啊，我記得她應該是社區自治會的會長吧？我知道我老婆是社區自治會的幹部。那個女人？」

「她似乎還賣社區裡其他人興奮劑毒品。」

「怎麼會有這種人！」

眞田渾身顫抖。「我要去揍她一頓！她人在哪裡？」

「大概——已經下地獄了吧。」

「是嗎……妳的意思是說她死了。」

「似乎是被殺的，爲了滅口。」

大久保說道。

「眞是殘酷。」眞田搖了搖頭。「世界上眞的有人能若無其事地做出讓人無法相信的事。」

「沒錯。」大久保點了點頭。「根本不值得同情。不過她去國外的丈夫倒是很值得同情。」

「犯人似乎也不在乎人命。」紀子說道。「吸食毒品就像是在慢性自殺一樣。明明知道這一點還賣毒品就是殺人，說起來就是根本不把殺人當作一回事。」

紀子說的話讓眞田陷入沉思。

「——妳痛恨這種人吧。」

「這種人是惡魔。我一定、一定要把他揪出來，然後將他逼到絕境。」

紀子以壓抑著強烈憤怒的語氣說道。

10 瞬間的可乘之機

打瞌睡的厚子垂下頭之後，突然驚醒。

然後她連忙去看病床上的媽媽狀況如何——靖子靜靜地呼吸著。

沒事！厚子鬆了口氣。

本來只打算瞇個幾秒鐘，一看時鐘發現自己睡了十分鐘，不禁嚇了一跳。

現在時間已經過了深夜十二點了。

厚子伸了個懶腰——無論再怎麼擔心媽媽，也沒辦法好幾天都不睡陪在一旁。

即使轉到了普通個人病房，靖子還是沒有恢復意識。一直吊著點滴攝取營養，心跳狀況也與護士站連線。

「目前沒有什麼危險。」醫生雖然這麼說，但反過來說就等同於：「什麼時候變成怎樣也不足爲奇。」

厚子自己就這樣一直在媽媽的病房裡過夜。

無論如何——即使是爲了紀子小姐和野田先生那兩個不可思議的人，媽媽也一定要康復才行。

這次的住院費用是紀子他們家出的。——雖然打算總有一天一定要還，但是現在也只能先依靠紀子對她的照顧。

厚子打了呵欠——該去沙發躺一下了。

去睡之前先來洗個臉。

走出病房之後，他看見警察坐在門邊的椅子上待命。

「晚安。」

厚子點頭打招呼。

「唉呀，妳起床啦？」

年紀還很輕的警察露出微笑。

「我現在才想去睡——我是出來洗把臉的。」

厚子帶著自己帶來的毛巾到洗手間去。

她拿著毛巾洗臉，順便也刷了牙。——在沙發上也沒什麼問題。只要五分鐘就可以熟睡了。

用毛巾擦臉之後，呼的一聲嘆了口氣……

鏡子裡突然浮現曾經看過的一張臉。

「——啊！」

厚子瞪大了眼睛。

那個老人——先前意圖強行擄走厚子的老人佇立在後方。

「唉呀。」

「那個……」

「妳已經忘了我嗎？我可是施捨了妳不少錢。」

「說什麼施捨的。」

「妳應該很了解我對妳有多好。」

老人一臉不悅。「居然拿玩具手槍來嚇人！」

「玩具手槍？」

「算了。」老人說道。「跟我來吧，當時我們說好了的。」

「我才不要。」厚子搖了搖頭。

「喔？妳之前明明那麼興奮的。」

厚子滿臉通紅，

「那是……拿了你的錢，所以也沒辦法……」

她呑呑吐吐地說。

「妳似乎還知道自己做的事。如果這件事情洩漏出去，妳大概也不用去上學了吧。」

「學校——可是，我……」

「我手上有照片。」老人臉上堆著笑，從大衣口袋裡拿出了好幾張照片。

「說什麼照片——我應該沒被拍才對。」

「現在要偷偷拍下來很簡單。在車子裡面誰都能拍。我爲了防止妳逃出我的手掌心，所以先拍了下來。」

照片四處散落在腳下。厚子急著彎腰準備撿照片的時候，老人繞到厚子身後，緊緊抱住了她。

「住手——」

當厚子打算大叫的時候，又被塗上了迷藥的布摀住了臉。

一陣刺鼻的氣味讓厚子頭昏腦脹，厚子不想又被對方同樣的手法迷昏。拚命地屏住呼吸，厚子狠狠地踩了老人的腳。

「哇！」老人丟落手上的布，用手抱住被踩的那隻腳。

當厚子準備逃走的時候——

「站住！」老人抓住厚子的裙子。「別想逃！」

就在此時——

「眞是膽大妄爲耶。」

有聲音響起。

「紀子小姐！」

「像這樣的男人總是不知道記取教訓。」

紀子握緊拳頭，讓老人的下巴挨了一記。——當然，老人沒有被馬上擊昏，不過還是讓他跌坐在地上。

「好痛！——喂，欺負老年人啊！」

「說什麼鬼話。」紀子抓起掉落在地上的那塊布，把老人壓倒在地，跨騎在他的身上，然後把那塊加了迷藥的布用力摀住老人的臉。

老人揮動手腳拚命掙扎……但最後還是精疲力盡了。

「若是不讓你自作自受，因爲自己準備的東西而昏倒的話，那怎麼好意思呢？」

紀子氣喘吁吁地說：「──妳沒事吧？」

「謝謝。」厚子說道。「終於中招了。」

厚子拾起地上的照片，皺起了眉頭。

「──是別的女孩。」紀子也看了一下，蹙起了眉頭。「眞是令人作嘔。」不論怎麼看，都是從像七、八歲的小女孩，到像厚子這般年齡的女孩，全部是裸體或者是掀起裙子的照片。

「正好可以把他交給警察。」紀子說道。「妳媽媽情況怎樣？」

「嗯，沒有異狀。」

「這傢伙應該會暫時昏迷不醒吧，我們到病房去吧。」

「是。──紀子小姐，妳怎麼會這麼晚？」

「我要到深夜才會有活力。」

「喔？好像吸血鬼一樣。」

「妳還眞會說。」紀子笑道。「在醫院裡的話要安靜才行。」

「──病房還配置了警察顧守，這是因爲野田先生幫忙的嗎？」

「對──那個人啊跟警方關係也很好喔。」紀子說道。「咦？不是在這裡嗎？」

「不是在更前面——怪了。」厚子之所以這麼說，是因為那個在她媽媽病房前面顧守的警察不見蹤影。

「——那是？」

紀子衝了出去。

在走廊轉角光線有點昏暗的地方，有一個警察倒在那裡，椅子也掉落在地面上。

「糟糕了！」紀子說道。「快去叫護士來！」

不過，在還沒叫之前，值夜班的護士就已經先衝過來了。

「剛才，心電圖——」

「好像有人進去病房了！」

或許那傢伙還在病房裡也說不定。

紀子也知道沒有多餘的時間猶豫了。隨即飛身衝進去病房，只見在病床上的靖子，臉上被一只大枕頭蓋住了。

「媽！」

厚子大喊。

護士將那只大枕頭扔到一旁，

「我立刻去叫醫生過來。」

然後就衝出了病房。

「警察先生也倒在地上了。」

紀子在她身後出聲大喊。

「媽！振作起來！」

她抓住了厚子的肩膀。

「現在只能交給醫生處理了。」

紀子說道。

但是——犯人也太誇張了，警察明明就在場！

醫生立刻就衝了過來。紀子與厚子退到病房的角落，彼此緊緊地握著對方的手……

「——什麼事？」野田揉了揉眼睛。「現在還是大半夜的！」

「你是做流氓的吧？」明美說道。「這世界上哪有這麼早睡的流氓？」

「多管閒事。」

野田在床上打了一個大大的呵欠。

「你有電話。」

「是誰打來的，在這種時間？」

「你疼愛的小女孩打來的喔。」

野田詫異得眨了眨眼睛，

「紀子嗎？——要是她的話，妳就直接說是她嘛。喂？」

他接過了話筒，又打了個哈欠。「——哈啊——什麼事？」

野田頓時睡意全消。

明美也嚇了一跳，從床上起身。

「所以呢……——嗯，這樣子啊。——我知道了。我這邊會著手。——啊，這樣啊。」

野田掛了電話之後，頓時愣坐在床上。

「怎麼回事？」

「那個女人……死了。」

「妳說那個女人……是指住院的那個人嗎？不是已經救了她了？」

「被殺了。——可惡！」

野田罕見地動了肝火。「而且，我還請警官去那邊顧守。」

「眞可憐。」

「——我明明拜託警察過去顧守的。事情眞的變得很不得了。那個警察雖然沒死，但是也身受重傷了。」

「你現在要過去？」

野田稍微猶豫了一下，

「不……已經太遲了——要幫那個女人辦個喪禮才行。」

「也是……好可憐。」

「可以麻煩妳籌辦安排嗎？」

「好。現在馬上就做嗎？」

「馬上就做。」

「我知道了。」

明美這時候也不嫌麻煩，立刻就起身下床，走出了臥室。

野田雙手交叉在胸前，絞盡腦汁思考……

11 棺窗

天上下著冰冷的雨水。

不過，天氣怎樣對厚子來說已經無所謂。她大概也沒發現外面是否下雨。

靖子的葬禮當然是以簡單而隆重的方式進行。基本上沒有邀不夠熟的人來，喪家方面也沒找厚子的親戚幫忙。

因爲會場氣氛很寂寥，所以讓紀子的父母坐在厚子後方。

這是紀子第一次坐在喪家的那一側，意外的是倒是有很多人前來上香。

「看清楚治喪接待處在哪裡。」

紀子站起來走過去說道。

「那孩子眞是的，怎麼途中站起來離開座位呢。」

紀子的媽媽開口抱怨。

不過，厚子當然毫不在意。——她現在大概什麼也感覺不到吧。

聽到媽媽的死訊之後雖然哭了，但或許眞正的悲傷從今以後才要開始。因爲是遭人殺害，所以媽媽的遺體還不能送回來。因此喪禮也辦得比較晚，或許也因此變得沒什麼眞實感。

「啊，大久保老師。」

厚子說道。

「眞是讓人遺憾。」大久保上完香之後，往厚子的方向走了過來。「妳要節哀順變。我等著妳來學校喔。」

「好。」

大久保說的話讓她心情好了些。

「——問近呢？」

「紀子小姐嗎？我想她大概到治喪接待處去了。」

「是嗎？可是我沒看到她……那麼，之後再見了。」

「是。」

厚子鞠了個躬。

——大久保走到了外面去。

因爲喪禮是野田主辦的，雖然作爲喪禮會場的寺廟不是很寬廣，但氣氛肅穆莊嚴。

「大久保。」

大久保被喊住之後轉過身去。

「啊，前輩。」

眞田也過來喪禮會場了。

「是同一個犯人嗎？」

眞田低聲說道。

「我想一定是同一個吧。」

大久保點了點頭。

「警察到底在搞什麼啊。——總之這也不是與我毫無相關的事。我先去上香。」

「嗯，就麻煩你了。」

大久保說道。

當大久保爲了尋找紀子的身影而東張西望的時候——

咚的一聲。一顆小石頭擊中了他的頭部。

「好痛！」

大久保轉過身去，發現紀子正在樹蔭下向他招手。

「──喂，妳幹什麼?」

「噓!」

紀子抓住他的手拉到一旁。

「──眞是的，我眞搞不懂妳在做些什麼。」

大久保從寺院裡面走出來之後，紀子停下了腳步對他說話：

「到時候你就知道了。老師你都是成年人了，要成熟一點。」

「那句話應該是我說的吧。」

腳步聲響起。大久保轉過身去，

「啊，你好。」

他向野田點頭打招呼。

「情況如何?」

「嗯，大致上可以掌握。」紀子說道。「你明明就坐在會場裡面就好了。」

「我還是不要浮出檯面的好。」野田搖了搖頭。「那個警察直到現在還沒恢復意識。」

「眞可憐──你有被叨唸嗎?」

「不，沒有。不過之後就很恐怖了。」野田聳了聳肩。「平時要盡可能乖一點才行。」

「要是抓住犯人扭送的話呢？應該會對你刮目相看吧。」

「如果被刮目相看我也很困擾。盡可能不要太招搖才是最重要的。而且，現在還不知道犯人是誰是要怎麼抓呢？」

「我知道是誰啊。」

野田和大久保兩人面面相覷。

「——妳知道了？眞的嗎？」

「對啊，當然。」

「爲什麼妳會知道。」

「我從靖子那裡得知的。」

「——什麼時候？她曾經恢復意識嗎？」

「在她死了之後。」

「妳是在把妳的搭檔當成傻瓜耍嗎？」紀子說完之後被野田瞪了一眼。「——喂！」

「噓！好了、好了。」

紀子向野田眨眼示意。

過了一會兒，野田低聲說話，

「有人站在旁邊偷聽。」

「我知道。那沒關係。」紀子點了點頭。「那麼，我們就等犯人現身吧。」

「——怎麼了？」

厚子從車子出來之後問道。

一般來說，在出殯時，白木棺材會被放進靈車裡，但靈車卻完全一動也不動。

「——唉呀，不好意思。」葬儀社的男子擦拭著汗水說道。「車子好像故障了……我立刻就叫另一輛車過來」

「我說你啊，這樣我們很困擾的。」紀子的父親皺著眉頭說道。「請你想辦法快一點……」

「事情變成這樣也沒辦法囉。」紀子說道。「那麼，雖然有點麻煩，還是先把棺木運回寺廟裡去吧。」

「是，馬上就辦。」

葬儀社的員工連忙把棺木運回寺廟裡。

「——該怎麼辦才好？」抱著媽媽遺照的厚子不知所措。

「跟著我來。」紀子說道。「爸爸，幫忙拿一下遺照。」

「我拿？」

紀子把遺照硬是遞給她父親，然後牽著厚子的手，回到了寺廟旁邊。

「紀子小姐……」

「噓！——妳應該可以偷偷地從窗戶爬進去吧？」

「偷偷爬進去？」

「對。——偷偷地。」

兩人從窗戶進入寺廟裡。

因爲寺廟內部已經整理乾淨了，所以白木棺材被放在深處的房間裡。

「我們藏身起來偷看吧。」紀子抓住厚子的肩膀低聲地說道。

「偷看什麼——」

「噓！過來看看吧。」

一陣腳步聲響起。——共有兩個人。

「喂，有喔。」

男子的說話聲響起。

「眞的嗎？」

女子的說話聲響起……「看到裡面了？」

「沒看到，但是——」

「到底是不是眞的死了？如果只是發佈死訊而已——」

「怎麼會！」

「那個女人知道你的事喔，要是她出面作證就完蛋了。」

「要打開看看嗎？——不然沒辦法放心。」

「沒問題的。只要靠近棺窗口看臉就好。」

——兩人悄悄地靠近棺木。

「喂……還是別看了吧。我確實殺了她沒錯，不會有問題的。」

男子說道。

「小心爲上。」

女子走近棺木之後，輕輕地打開棺窗往裡面看，

「——確實是那個女人。」

她點了點頭。

「知道了吧？好了，走人了。」

就在男子出聲催促的時候——

「呀！」女子嚇得整個人跳起來，跌坐在地面上。

「喂！這樣會有人過來查看的！」

男子連忙把女子抱了起來。

「眼睛——她睜開眼睛了！」

女子臉色發青。

「妳說什麼？」

「我看到她睜開眼睛了！」

「說什麼蠢話！」突然之間，應該已經上釘的棺蓋，發出喀噠一聲，掉落在地面上發出巨大聲響。

「喂……」

男子也臉色發青。

金山靖子緩緩從棺木裡面起身。

「媽!」

厚子不由自主地叫了出聲。

「快逃!」

男子抓住女子的手準備逃出去,不過——

「那可不行。」野田出現在那對男女的面前。

「前輩。」大久保也走了出來。「——你居然做出那麼殘忍的事。」

「大久保……」眞田目瞪口呆。「落入你們的圈套了!」

女子——相澤京子渾身癱軟坐倒在地。

紀子拍了拍整個人愣住的厚子的肩膀,「抱歉,要是告訴妳實情的話,就沒辦法把犯人引出來了。」

「那麼……我媽得救了嗎?」

「躺在裡面的感覺實在很不舒服。」靖子緩緩地從棺木裡走了出來。

「靖子——」眞田說道。「對不起……」

「因爲你是個意志薄弱的人……」靖子說道。「可是,你居然讓你太太死了……」

「我都是被這傢伙唆使的!對,京子這個人——」

「說什麼啊，一點都不像個男人！」

相澤京子瞪視著眞田。「你明明說過爲了我你什麼都願意做的！」

「確實也眞的做了。」紀子說道。「眞田先生，你不能爲了一個女人那樣子。做出那麼殘忍的事。」

眞田把手伸進去上衣內側。

「危險啊！」

野田飛身衝出。兩人在地面上糾纏了一會兒之後，槍聲隨即響起。

「野田先生！」

紀子衝了過去。

「沒事——擦傷而已。」

野田壓著左手站了起來。眞田渾身無力，無法動彈。然後胸口流出汨汨鮮血，在地面上逐漸擴散。

隨後有一群人趕了過來。

然而，每個人都目瞪口呆地愣在原地。

——這也是理所當然的。

理應死了的靖子與厚子抱在一起，眞田手上拿著槍倒落在地上。然後，相澤京子則是坐在地上哭泣。

若是解釋爲什麼會有這種場面，也不是三言兩語就能說得清楚的。

「——眞田發現充江太太吸食興奮劑毒品，於是開始著手調查到底是誰賣給她的。」紀子說道。「然後與相澤京子見面之後，兩人情投意合，結果變成了情人。」

「相澤京子似乎也想報復倉田信子。」野田說道。「因爲她老是被當成僕人使喚，所以對她抱有恨意。因此，眞田他們兩人想要搶倉田信子的毒品生意。」

這裡是在野田的辦公室。

大久保與金山厚子正在聽他們的說明。

「充江沉溺於毒品而不能自拔，對眞田來說是件非常幸運的事。在事情如眞田所願，充江死了，眞田獲得自由的同時，也讓毒品組織認爲倉田信子失敗了——不過，從組織的觀點來看，誰來賣毒品都可以。眞田按照相澤京子的要求，自己替她了結了倉田信子。」

厚子嘆了口氣，

「媽，妳怎麼會和那種男人那麼要好呢？」

「一個人總有寂寞的時候嘛。」

野田說道。「眞田確實是個懦弱的男人吧——所以一感到恐懼就會出手殺人。」

「那麼，那罐可樂呢？」

厚子問道。

「那件事情，是因爲妳媽媽不小心弄錯了，把眞田拿來的可樂擺到架上賣。」

紀子說道。「眞田知道這件事之後，就想殺妳媽媽滅口。」

「一直重蹈覆轍。」野田搖了搖頭。「眞是個殘忍的傢伙。」

「可是，厚子。妳媽眞的是個運勢很強的人。一定會很長壽的喔。」

紀子說道。

「不長壽也不行！」厚子充滿精神地說。「因爲她還要幫忙照顧外孫呢。」

紀子噗嗤一笑。

——大久保與厚子回去之後，紀子向野田道謝。

「謝謝。」

她鞠了個躬。

「什麼嘛，感覺好噁心。」

「眞沒禮貌。」紀子笑著說。

「但是，我說妳這傢伙，那個女人還活著的事不該瞞著我吧？」野田繃著一張臉說道。

「我們明明是搭檔啊。」

「M與N？——是沒錯。對不起。可是，萬一之後帶給你麻煩的話……」

「妳這傢伙未免也想太多了吧。」野田按下對講機的開關，「那一天，在這裡聽到對講機的那些傢伙之中，已經知道是哪個人在那個社區販毒。但是，我不能向警方供出對方的身分——這一點請妳理解。」

「嗯。」

「相對的，那個社區也不能再賣毒品了。因爲相澤京子已經把一切都供出來了。」

「可是，對方應該會轉移陣地，改到其他地方去賣吧。」

「嗯嗯。爲什麼會有人想要吸毒呢？」野田搖了搖頭，「或許是孤單寂寞的人太多了。」

「人性總是懦弱的，不是嗎？但是如果沉溺此道，就變成卑鄙無恥了。」

「嗯嗯——我就是喜歡妳這一點。」

紀子的臉頰有些泛紅。

「唉呀呀……幸好我和妳都活下來了。」

「眞的——即使明天被殺了也不足爲奇。」紀子說道。「但是我不後悔，就算被殺了也一樣。如果坐視不理的話，我才會後悔一輩子。」

野田站了起來，繞過桌子站到紀子面前。

「我不會讓妳那麼容易就死的——我會在一旁好好看著妳。」

「可是……」

「但是，到時候妳就要當我的情人了。」

「是嗎？——好啊，我答應你。」紀子笑著說。「你對一個才十七歲的女孩說這種話眞的好嗎？」

「事到如今，說什麼都是多餘的。」

「事到如今啊——眞的是這樣沒錯。」

紀子起身踮起腳尖吻了野田。

有人開了門想進來——

「啊，對不起。」

明美探出了頭說道。

紀子立刻從野田身旁離開，

「那、那個——我就說眼睛有東西跑進去吧。」她說完之後連忙抱起書包。「明天還要考試！先走了！」像一陣風一樣飛奔而出。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CIP)資料

M與N偵探社：將惡魔逼入絕境吧！/ 赤川次郎著；
張傑雄譯. -- 初版. -- 臺北市：春天出版國際,
2015.06
面； 公分. --（樂；1）
譯自：MとN探偵局　悪魔を追い詰めろ！
ISBN 978-986-5706-21-0(平裝)

861.57　　103009721


01



將惡魔逼入絕境吧！

MとN探偵局 悪魔を追い詰めろ！

作者　赤川次郎
譯者　張傑雄
封面繪圖　魚生
封面設計　克里斯
總編輯　莊宜勳
主編　鍾靈
出版者　春天出版國際文化有限公司
地址　台北市信義路四段458號3樓
電話　02-7718-0898
傳真　02-7718-2388
E－mail　frank.spring@msa.hinet.net
網址　http://www.bookspring.com.tw
部落格　http://blog.pixnet.net/bookspring
郵政帳號　19705538
戶名　春天出版國際文化有限公司
法律顧問　蕭顯忠律師事務所
出版日期　二〇一五年六月初版
定價　199元

總經銷　楨德圖書事業有限公司
地址　新北市新店區寶興路45巷6弄6號5樓
電話　02-8919-3186
傳真　02-8914-5524
香港總代理　一代匯集
地址　九龍旺角塘尾道64號 龍駒企業大廈10 B&D室
電話　852-2783-8102
傳真　852-2396-0050
排版　浩瀚電腦排版股份有限公司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敬請寄回更換，謝謝。
ISBN 978-986-5706-21-0
Printed in Taiwan

M TO N TANTEIKYOKU – AKUMA WO OITSUMERO!
Copyright ©1994, 2011 by Jiro AKAGAWA
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in 1994, 2011 by Jitsugyo No Nihon Sha Ltd.
Traditional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Jitsugyo No Nihon Sha Ltd.
through Japan Foreign-Rights Centre/ Bardon Chinese Media Agency.

偵探社 M&N

將悪魔
逼入絕境吧！

十七歲的高中女生紀子某日接到了男友哲郎來電，
前夜哲郎和同夥健二在行竊汽車時無意間發現了一具被殘忍殺害的少女屍體，
由於被監視器拍到了臉孔，哲郎和健二因此被當作了殺人疑兇，
必須要躲避警方追捕。紀子和哲郎匆匆見面道別後，
她在學校裡聽聞了被害少女的身分——死者是高一學妹，古畑圭子。
為了哲郎和同校學妹，紀子決定和哲郎的幕後老闆野田進行交涉，
希望野田協助找出真兇，而名叫野田的中年大叔，表面是個企業家，
實際上卻是個不折不扣的黑道兼情場浪子。紀子獨自勇闖野田辦公室，
願意用身體交換野田的協助……
被害少女古畑圭子的父親，在喪女之後精神恍惚，
這時大樓內一名退休的警察鄰居泉老先生，鬼鬼祟祟地告訴古畑先生，
殺害他女兒的年輕兇手正躲在大樓地下的鍋爐室中，
並激起了古畑先生親手報仇的渴望……

究竟殺害圭子的兇手是誰？
哲郎是否真如自己所言清白無罪？
紀子又能否說動野田伸出援手、
在警方逮捕哲郎前找出真兇？！

KEEP OUT 立入禁止

ISBN: 978-986-5706-21-0





春天出版
Spring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Co.,Ltd
定價NT199元 HK66元